

悅而 祖宗享妖不勝德異反致祥矣○己卯 御朝講 上臨文曰

范祖禹言國家當遵祖宗之法此言甚當祖宗遠慮深謀以立長久之
法子孫輕變之甚不可也領事鄭光弼曰創業之君定立一代法制後
世有不得不更張之事則觀創業定制之君意向為之不可輕變然贊
官趙光祖曰金科玉條當遵守勿失如有膠固則當變而通之此不可
謂變改也祖宗之良法美意紛亂變更方可謂之變改也大抵識其勢
與機而為之不然徒變亂先王之法則不至於喪敗者幸矣又有合於
古而不合於今則亦當因時損益也掌令柳沃曰祖宗之法當遵守不
可輕改然時異事殊斟酌時宜有所更張則不可謂之變法也至於民
風俗尚之弊不得不更化也然一人言可則立之一人言不可則革之
此不可之大者又有不可行之法新續錄所載小罪皆全家入居者
是也 上曰新續錄所載法多有不可行者故後不復用全家入居亦
多減之同知事李惟清曰下三道居人有實者勒令入居前者朴崇質
為巡察使臣為從事官往見之哭聲徹天以此觀之有罪者勿論大小
皆遣之可也 上曰輕罪入居甚不可沃曰李惟清之言甚失也罪有
輕重之人皆令入居則下人將何所取信乎 上曰昨觀司憲府上疏

實感予衷予之誠敬不足故致此陵墓之變大臣所謂泥陷之言非引
君於不孝之地其初欲親祭以水多而無橋梁故不為非奉先之誠有
所不足而然也疏中以為誠孝之不純乃因於外累此至當之言也光
弼曰 上意本欲親行臣等以為朔祭奠物已備別祭不可以常例行
之且道路艱險跋涉為難故請停之遲晚之罪臣固當之然修完後為
之可也 上曰若以為災變而又事於驅除則似歸罪於野獸心實未
安沃曰若誠敬不足天欲出示災變則今雖大舉驅除他日其無惡獸
乎隨掘隨驅不能盡驅矣其初拘於小事而不為今亦遷延不果則尤
為簡慢也若 上體遑遑而出則下人之泥陷不暇計也光弼遽曰臣
雖無似豈可計臣之泥陷而廢大事乎頗有不平之色沃與正言金公
藝論文繼昌等事沃又曰臣往咸鏡道觀之莽哈之弟住長哈庸甚不
知報父兄之讎者也大抵野人喜居城底離落成村若無私憤必不聽
住長哈之言而起兵犯邊也臣到會寧北鎮一日程途皆高山峻嶺頃
者會寧府使具堡為扞後將有野人百餘名負險射二三矢堡招而論
之曰節度使於爾有何怨敢爾若是又到一處復射四五矢堡又開說
之堡若從而射之或退北則大變必生矣 上曰夷狄來侵不得已應

之可也。自生邊釁甚不可也。○政院啓曰：禮曹以十五日親祭至。甯云院議以爲其初則當汲汲行之，今則已遣官祭告矣。道路不修，橋梁不治，人君出入亦不可不計此也。今功役已始修完，後可就祭也。傳曰：禮官則以爲可行，而政院所啓又如此。臺諫亦以爲速行上下之意，互相矛盾，何以則可也？其名議政府禮曹堂上議定。○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溉、禮曹判書權鈞、左贊成金詮、左參贊高荊山、右參贊崔淑生、禮曹參判書曹繼商、參議李成童同議以啓曰：臺諫所啓臣等已聞之矣。當初上雖以至誠即欲行祭，臣等豈安然陪行於二息泥濘之路乎？今亦雖欲親祭而工役已始蒞土及諸工具已置於陵上，若以親祭則必還移雜物，不無騷擾。今上意已欲定行於修完之後，在天之靈亦必鑑矣。十七日畢修，則十九日間行之，爲當傳曰可。○庚辰御朝講大司憲尹世豪大司諫金揚震論前事，世豪曰：安集流民在入何如何，必區別文臣與武人哉。上曰：文武何必區別也？知事張順孫曰：臣聞於徐厚厚言，兩界人物凋殘，或被擄掠，或流亡，野人等收撫安接，猶爲朝鮮屯。臣問何以知之？厚曰：赴京時於玉河館見三衛撻子，問其土俗，庶得聞是言。初未之信，後爲林川郡守因問向化野人，與前所

聞無異云兩界守令須當擇差凡民之若此流離者皆由守令不能存撫而賦役太苦故也 上曰兩界之民流入於彼地者厭吾土守令之侵暴而樂彼收撫也兩界守令不必武臣可以文臣交擬守令若能安撫則人情自然懷土不必以法令驅之而還集矣金良弼適後濟州空曠已久文繼昌除拜亦以而臺諫論之不已可逆而擇差也檢討官崔山斗曰 上教不必區別文武之言甚善古之取人有文藝者不必有武才有武才者不必有文藝也後世全材難得各以所長取之或以文或以武文武之外又有門蔭此取人之道也既取之後但取其長處用之而已領事鄭光弼曰文臣其親在遠方者歸養呈辭則皆令許歸此為親情切今方以孝理國之時於公於私皆好矣然 祖宗朝亦不一切許歸必親年滿七十然後方許之今若一切許歸則有親在外方者皆不安心仕于朝矣我國人材數少自 上當斟酌 上曰此言至當近來歸養者甚多由是人物數少然若呈辭而不聽於人君孝理之道何如親年滿七十而歸養法也雖未滿七十若有病則不可不歸養也前例有以待從乞歸養則命差守令前既若此後不可異故許之耳○忠清道觀察使李世應拜辭 上引見而語之曰撫恤民生守令之職點

陟嚴明觀察使之任且觀察使一道風化之主近來有奴殺主子殺父亦當先化之也至於勸農桑恤刑獄等事亦可盡心世應曰風化之不美由於學校之不興學校之政尤所當先至於刑獄農桑等事臣欲盡心但恐力有不及也○傳曰近來文臣乞歸養者多矣人君以孝理國安可不聽該司當考其親年之老少病之輕重而處之○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辛巳 受常參 聽朝啓安東囚良人田拓同與私奴內隱山等殺害本主罪斬待時三覆依允○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熙川郡守許淳前為高嶺僉使去夏居殿堂上雖不拘經年之法然遽叙於東班不唯不可其為高嶺亦多有失非他居殿之例今若用之則無懲戒之意請適之傳曰熙川乃遣武人之地許淳其不能堪任乎餘并不允○壬午 御朝講司諫孔瑞麟持平李佑論前事瑞麟又曰我國宦官之職四品以上不可陞也 祖宗以宦官之職不可與朝士同故允百官加宦官不得授而今則例授或用特旨此與大典之意異也上曰前日宦官之加憲府以為非大典所載當改正云故即已申勅吏曹矣○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夜對待講官金正國臨文曰 殿下即位于今十有三年矣天道有數不可以常若委靡怠惰失此

機會則必至頹敗不可救矣今當振作而勇爲若循常守舊苟延歲月不敢爲出俗之事則小康猶可保也帝王之治不可復也伏願於此十分體念焉參贊官文瑾曰以我國之事觀之世宗朝大臣署事國家尊嚴朝廷堂堂治化大行今則大臣不爲遠大之事所務者文簿之末雖曰署事別無所爲正國曰論議之際或參判以上或參議以上則聽之亦煩而言之紛擾矣至於不時接見則可召對平時注意者君臣相與如朋友相交之慘然後可謂得矣若況以職次待之於上體亦甚勞矣檢討官竒遵曰此言常常體念可也我國上下相阻之習非舊法也自貞熹王后聽政時不得接見士大夫此習猶存非美事也正國曰庸劣之人所食雖斗升之祿皆出於民而治民之功略無寸効其與有益於民者並受其祿無奈不可之大乎今以爲筮仕已久不可率棄也此乃人情私意有乖於王者代天理物共治天位共治天民之道也遵曰官吏太冗冗故事有可爲而不爲徒費廩祿而無益於國如軍職之類亦可減之此似更張而民弊不可不慮○癸未御朝講侍講官金正國臨文曰因循之弊當其世似無害而終至於大則必不可救矣當肅代之時只令宦官典兵而已未幾相繼弒逆創業之君所以傳之

後世子孫者一制一法無所不至而後世子孫守之堅如金石此乃常道然創業之君必以制作如周公則可也不然則豈無失處亦可以變通之爾漢高祖除秦苛法更約三章子孫宜遵守不違也然挾書一律猶存不革此不可以祖宗之法而必守之故惠帝不得已除之今之以宦寺傳命亦祖宗因循之弊也如此等事即當痛革檢討官竒遵曰祖宗之法幸有未盡而不可通於今者則亦當變而通之然必知時識勢者然後可能也今宦官傳命之事乃一時因循之習痛革無疑也今之接待群臣只有經筵延訪而已其餘則內外邈然朝廷大事專付寺人之口古今當清時雖無可虞之事然事變之來不可謂必無也雖有上體未寧之時亦可以便宜引接大臣何有不可乎古人云君爲之首臣爲股股君臣須爲一體然後國家之事得矣知事安塘曰宦寺傳命果非祖宗朝常法也貞熹王后以女主臨朝乃一時權宜之設因循至此誠非細故也朝廷大事常令大臣及承旨於便殿親啓則政事得宜而臣子之賢否猶可知矣今之接待群臣只經筵朝啓而已人物賢否亦安能知之乎若日與之親接相與論難近而祖宗朝事遠而歷代帝王行事之迹亦皆參考則允朝廷政事無不明知而知人亦不

難矣此蓋世宗世祖所為之事也如臺諫之言亦令承旨親啟可也
 上曰小小文簿事內官當傳之若大事令承旨親啟事已有教矣○
 上御丕顯閣聽啟事○憲府請以火乃同定屬殘驛吏傳曰火乃同
 以賤隸納採用緣段過則甚矣大抵律外請罪前日有言其非者予心
 亦甚未安此律止於杖一百徒贖而今又有律外別請當以其律罪之
 不可用律外之法也○御夕講○承旨文瑾將臺諫所啟前事親啟不
 允○甲申御朝講說經李希閔臨文曰人君之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此真西山痛憤之言雖在千百載之下見之猶為感激也當是之時宦
 官專橫裴度韋處厚居大臣之位而不為忠謀非徒裴韋不言一世之
 人舉皆默默劉蕡以草萊匹夫抗言極論當時愛君憂國者只贊一人
 而已可知其忠而一時執政抑之不用大抵古今天下治亂有不異焉
 子宗則昏迷之主也雖不至如文宗之為君而不能洞察是非以定其
 好惡則駸駸然入於其域而不自知矣故真德秀痛憤而書曰人君之不
 明可與忠謀也哉如此處當警省也侍講官申光漢曰策以取人欲聞
 朝廷得失而今人之言曰草茅之士豈敢言朝廷事乎近者有如此議
 論矣上曰今時之弊慮或有不取直言之策考官誠賢人則豈有此

弊乎然則當擇考官也希閔曰古之人君日與廟堂大臣及左右講廟
治道已至矣而必取策於草澤之士者非徒欲聞其所未聞也蓋以草
澤之士言無所諱不憚權勢危言讜論常出於此輩故也若有一毫厭
惡之心則是杜塞一時人口也頃者議論有如光漢之言故士林以為
缺望乙亥秋別試李彥浩以李忠捷試古者有知貢舉之法今者不然
差一考官銓曹至以五六人擬之苟克其數自 上點用某人而授其

責是豈為能擇考官乎須以可典文衡者任貢舉之責一時趨向所係

考官尤為重選也正言梁彭孫曰大臣之道當以誠謀國也裴度韋處厚
苟能以誠心謀國則其敢避遠小嫌而不取劉蕡之策乎裴韋雖累朝舊
德之大臣而其誠心謀國反不如劉蕡草澤之志若使裴韋以劉蕡之
心為心則宦官可除而國家可保矣 上曰裴度韋處厚以當時大臣

憂國愛君不如草萊則是劉蕡之罪人也○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

兄○丙戌太白晝見○丁亥太白晝見日暈兩珥○戊子親祭于恭

順陵還至停所伶人奏樂於帳外承旨僉議啓曰人君舉動樂必隨之

但今者拜陵因災致祭不當用樂也傳曰此隨例為之可罷之○己丑

臺諫啓前事不兄○御召對○日暈太白晝見○庚寅 御朝講掌令

柳沃獻納金麟孫論前事沃又曰恤民之教雖朝頒夕下而百姓之貧
殘無異前日臣竊思之凡民之生以其土田而豪右兼之窮者雖父子
相傳之田皆賣之是以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富益富貧益
貧無如此時之爲甚也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八家同井此則我國行之
勢有所難也若限田均田之法三代以下之良法當與大臣議而行之
行此法則無甚富甚貧之患也且奴婢生產皆從母者以其易辨故也
而若私賤則既從其母而又從其父以是私賤日繁良民日少軍籍至
於耗減或壓良爲賤其弊將至於無良民矣臣意以謂當與大臣議之
而勿論公私賤一切從母則良人漸多矣且奴婢多者或至五六十此
當立限定口數之法限定口數則良民日多矣臣每欲言此而以積弊
難改故不得言之然既有之於懷抱故不得不言之爾若因循舊弊不
爲之變通則良民皆爲之私賤矣 上曰近者每聞良民日漸凋殘所
言田地奴婢事皆似是也然限田事前亦有此議而不得行之矣從母
從父之法亦有議而竟不得施行○聽輪對○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
柳湄拜辭 上引見教曰南人易狎倭人不無輕敵之心防禦之事
當極力措置且其道百姓甚爲窮乏僉使萬戶侵虐水軍之弊亦多有

之時兼水軍卿須務盡撫字之方且嚴黜陟之政○大司憲尹世豪持

平曹漢弼以親祭時未及齋宿待罪荅曰齋宿載在禮文而闕宿大司憲等勢不在職○御書講 上曰臣下薦人而君上即用之至美事也

人臣之道見一賢惟恐不及薦則賢者庶不遺逸大臣之責固當如是也侍講官金正國曰所謂大臣當薦賢者非謂必薦王佐之才也人有

一才一能皆可薦而用之使當其才也雖曰自不知賢若以誠心求之則豈得不知乎亦豈不得其可薦之人乎 上曰求賢當如飢如渴

事豈有急於飢渴者乎求賢之急如此則凡去民弊正風俗等事皆可

為也且庶吏當別舉用也近未見舉行此事也檢訶官奇遵曰全人固

難得之或有清廉或能恭謹當各當其才矣且如今時則貪風大行養

廉以激之可也教曰求賢當如飢渴斯言至美雖在草茅者若聞此教

則孰不樂於進用乎然臣恐賢士雖有之而不能用之也三代以前所

謂賢士者不如今之所謂士也古之賢者雖或進用而不得展布所懷

則豈欲進用哉所謂士者非徒欲慕祿榮身而已欲正君匡國而其間

小有不合之心則決去故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自 上須知三代以上君臣相與之事然後可能用賢也若不

知此則其何能用賢士乎正國曰前日之事有感惻於心者指甄城君事既往則已自今可慎之臣聞錦城大君於世宗為親子而被戮於世

祖朝其子孫因而從賤若以祖先視之則莫非同氣而以當代視之亦有服之親也雖得罪於宗社豈至於三世而不宥乎孟子曰身為

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如錦城子孫可放之也反正後被罪宗親非身犯者亦可放之遵曰錦城大君被罪之由則臣以後生之人未

詳知之也但錦城子花原君孟漢孟漢子李連長與庶母弟皆為清州官奴此則臣亦知之在世祖朝則為大事不得已罪之在當代彼豈

有罪乎周公為天下誅管蔡雖為天下誅之而豈無惻然之心乎今者上以一國之君居高高之位同氣之人為賤隸之役思之則豈有如此

惻然事乎宋宰相范仲淹曰吳中多有吾同姓至置義田宅仲淹一案相而猶然况國君乎其身雖一時得罪而在子孫寬之可也苟或如此

則祖宗在天之靈必為之感動國脉亦可以延長矣宜速放之也且反正之後至親之間豈無悔恨之事指甄城君如正國所言者乎若與知而

被罪則已專不與知而以奸細一言之所及不免於死宜用寬典以洗前日之愆也凡宗室之人身犯者則已父兄子弟緣坐之類皆可恕也

况馮亂之中其能辨罪之有無乎雖有一毫反側之心王者之道當置之不錄然則反側之心自至消沮而不得發也古之帝王亦曰有天命者任汝自爲之如此然後可也當先廣帝王之度又睦其宗族然後可為萬世不拔之基業也正國曰廢朝之末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反正之事自上不得已處變也雖前代之後亦必封之况廢主至親乎如此事當坦然處之近日議立廢朝之後亦無妨也而群議以為不可良可嘆已王者之道以繼絕世為心左右所言數事自上豈不知之乎當深究其旨也於是上默然俯首累為之動容如聞嗷唏之聲者亦累矣○臺諫啓前事不允○太白晝見○辛卯 朝御講臺諫論前事上曰禹允功可適憲府又曰司議尹琳假托內旨沮抑公論至為駭愕故已進來推考然訟官不可以曠請先罷職上曰觀憲府公緘予亦驚愕不知琳以某事詐稱 慈旨也此乃大事可罷而推之也領事申用旣曰尹琳若詐稱 慈旨則其罪不止於罷職然九罪狀畢推後罷職例也若罷職而推考或至於不罷則於事體亦有失矣此事當詳察也 上曰然則姑可適之侍讀官柳庸謹曰咸鏡道軍額雖多大半為官人軍器專不修鍊六鎮乃國家之藩籬也而虛踈若此內需司各司

奴婢居此者九一千餘口臣意以為充定軍額之闕甚當其處居民賤人
役輕良民役重故男婚女嫁必於賤口以此軍額有縮而無增六鎮居
私賤亦可充軍額也六鎮王化隔遠人心與野人無異武臣守令欲立
其威以一方為殺戮之場野人如或叛亂則非六鎮之兵所能當也
上曰以私賤充軍額則不得已以南方之民給價也且以賤口為良民
亦大事故前者議之而不果行○憲府啓曰大司憲高荊山不合憲長
正言金公藝以陪享官不齋宿而不啓其由請并適之是日荊山答曰
皆可適○御夕講○憲府啓許淳事不允○吏曹參判金克幅等以戶
曹判書安瑋右叅贊崔淑生右尹許碗擬大司憲望以啓傳曰所擬三
人皆當於憲長之任但於六卿政府亦難得人也今可勿論承旨與外
官皆以通政擬之時有特旨可除拜而憲府之長非他職之比予不敢
自斷欲採銓曹衆論克幅等覽官案或作喉中語良久克幅語座中曰
折雲何如承旨李彥浩曰雖有病可行也正郎李孝彥不肯曰纔以病適
承旨不可擬也克幅曰成世昌何如左右皆不應克幅謂叅議金安老
曰令公可擬也仍謂孝彥曰何如孝彥不答安老辭之再三克幅曰判
書在則可擬令公也余則不敢擅擬也又久之克幅曰大司成丁壽崗

何如左右皆曰甚合孝彥言曰此人素有清名久為沉滯甚合此望也
言之不已克幅曰可首擬孝彥書之選司佐郎王亨乃壽崗之子避席而
言曰父素有疾病再拜大司諫固辭得免今豈得為此職乎我且在此
請勿擬之克幅曰不必辭也王亨曰子知父之不能行豈敢嘿嘿乎又
固辭之孝彥止之曰君毋辭也克幅曰次望可擬都承旨李彥孝彥即
書之彥浩覲面固辭之克幅曰左承旨李亦可擬之孝彥即書之遂備
三望以啓之落點于壽崗○以李惟清為工曹判書丁壽崗為司憲府
大司憲金安國為同知中樞府事李清為持平崔山斗為正言史臣曰
安國自慶尚道觀察使迺來其在道也嚴明正直待守令雖微過不少
貸一道皆嚴憚但於詞訟主先入之言偏聽不回或有誤決未免有執
拗之病○太白書見○壬辰 御朝講○大司憲丁壽崗以病不得行
令其子佐郎王亨呈辭狀傳曰大司憲有疾予素知之但近為大司成
必已愈而仕故陞授本職矣若如所啓則憲長緊關不可以曠其問于
吏曹吏曹啓曰丁壽崗有操行大臣亦多薦之故注擬矣然豈不自度
其氣力而辭之至此○御少講○憲府啓曰司議尹琳詐稱 慈旨罪
狀甚大請移于禁府傳曰尹琳事見其推案 慈旨不當及於訟廳而

詐稱明白可依所啓○癸巳

御朝講

上曰允治國家得人為急人

若嘗委任大臣大臣亦當以薦賢為事惟恐不及若夫小小文簿非宰相之事予故屢言薦士之意所謂薦賢非必謂王佐之才銓曹於百執事無可用之人云大臣平日多薦藝能之人則銓曹於注擬之際必無乏人之嘆矣領事申用漑曰京外必有沉滯者矣有行實才幹者當薦而用之臣之所知雖問於他人不可以一二人之言遽信之誠恐引用之後有不合之議以是屢承

上教而追不進一人焉非特遺逸之士朝

廷士大夫之中有才德可速用之人則亦當登進也執義村壕曰外方薦舉之人豈皆無可用者乎以不試更任才不得叙用矣若賢者則必不要試才矣自古遺逸之士不求聞達在上者不以誠心求之必不枉已而來况以試才求之乎且薦賢而除九品官則雖有蘊畜將何所設施乎上曰苟有賢德者不計試才而叙用可也叅贊官趙光祖曰上下苟能求賢如渴則豈無遺逸之人雖未出身之人必有合於侍從者矣國家用人大槩以出身為重然有大賢者則何必拘於科舉哉昔周公之輔成王也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必如此然後賢者在職能者在位故周公之不遑寧如此今之大臣果不能知士矣朝士不往見大

臣大臣亦不求見朝士士之所以不見大臣者憚與雜類干謁之人同也大臣當謝絕雜類誠心求見為善之人樂其善規其惡如子弟然則上下同為一體而治化可致也如此則人之興起而樂於為善又豈不多乎無好人三字非有道者之言也願上誠以求之上曰大抵人必同處而後相知非至誠相求必不得相及周公以聖人猶求士若是其急今大臣亦當誠以求之猶恐不及也叅贊官金淨曰非徒上不能知人宰相亦不能知如弘文錄乃儕輩中詳知而選之吏曹議政府不可增減也恐有失人之弊知事金詮曰古云好善優於天下雖小善當取也有士人禹成勛有一兄焉成勛繼其叔父之後得二家其所生父母無家成勛與其兄以一家今世兄弟以一畝土田一口奴婢至於爭訟而此人能此不亦美乎臣與成勛連族不得薦進請令該曹薦拔授八九品之官使風俗敦厚上曰兄弟之相訟或以小事之不均此人以一家與其兄此亦一端之善也令該曹夷考其人物而用之可也○以崔淑生為司憲府大司憲○甲午御朝講上臨文曰自明皇毀太宗之法宦寺之類根據內外交結藩鎮窺伺人主淺深以成禍亂唐室之亡以此也知事張順孫曰明皇一毀祖宗之法而有如此之禍祖

宗舊法不可輕變也特進官安潤德曰遵守祖宗舊法當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而變法之徒有欲快時君之志此甚不可也故法典曰新法之立舊法之改擬議署經又曰輒以己意輕改舊章者斬大抵祖宗之法不可更改也○傳曰朝講有言拜陵後餘哀未釋不可用樂云大抵此事雖祖宗朝例事自今拜陵而還例不用樂可也○御晝講侍講官鄭士龍臨文曰此書云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宋拓宗於宮中避螻蟻不敢踐踏程頤講讀時問曰此言然乎曰然頤曰推此心及於四海之民可也程頤又嘗侍講拓宗倚檻折柳枝頤諫曰方春生長之時草木不可折傷避螻蟻惜柳枝雖若細事而所關甚大 上曰以此推言則雖一草一木之微仁政所不可遺况恤民之為大乎○太白晝見○乙未御朝講 上曰人君有志於富國強兵則不可之大者也令戶曹亦以無用之穀分給於民間而收米於百姓實至國君藏富於民之道也又欲強兵加設衛號而保率反不足焉此亦無益也領事申用漑曰高荆山為兵曹判書每欲加定定虜衛其時應為軍士保率者皆為定虜衛此亦甚不可其後以為咸鏡道之人欲為定虜衛許之以為不必遣別軍而軍士可得有裕也初定為一千後加五百此亦不可正言崔山斗

曰自設定虜衛後人爭欲屬皆稱無役前日可爲軍士保率者今皆爲定虜衛正兵甲士之有保率者十僅二三雖虛張兵額其實無益也○
吏曹薦幼學崔灃李韶啓曰灃不事科第篤志道學清苦自守不求聞達爭親奉祭一於誠慤韶母有疾斷指以進其後母死居廬親自炊飯哭泣不輟及其父死亦如之二人之行有足嘉者而大典有云薦舉者曾經試取及曾經六品以上顯官外必取才後叙用崔灃等雖有行誼而必不試才若以無試才而不用則有垂下書搜求之意若不論試才與否而叙用則有妨於法何以處之傳曰薦舉內卓異之人則不必拘於試才也○御夕講特進官金克幅曰朝經筵進講書有齊桓公之事桓公雖假仁之君然三代以下亦不易得然不能早定國本使其國亂久不定夫立嫡經也立長且賢權也當擇而早定又察民心物情之所屬可也古之聖人於禪授之際亦以人心物情之所歸而定之故朝覲謳歌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不之舜之子而之禹或不之益而之啓是果上之所使而然耶齊桓公不以正心誠意為急故於情意比昵之私一向陷溺不之察焉若正心誠意而不偏於情愛擇立儲嗣則萬世永賴何有禍亂之作也侍讀官鄭詹曰母以賤妨貴小加大貴賤

之分所當嚴峻容貌威儀之際截然待之則等級分明而自不能干犯矣大抵夫婦之間不能謹別則其漸必至於奪嫡此事似微而實大更當體念今克幅所啓立嫡常道擇賢擢道此言是也然必關於宗社之危亡則猶可不得已而爲之若不至如丹朱商均之大無道則不可輕以大器授於不當立者也夫人同受天地之理氣以生仁義禮智之德初無不備若輔養教誨之待其道則豈至於不可立而必擇賢者以立之哉參贊官文瑾曰後世有立賢者此乃無嫡子故也若有嫡子則當教養輔導涵養德性而有所成效可也何可遽至於棄嫡子而立賢長乎 上曰齊景公無世子擇諸子中賢且長者爾若世子既生則教誨而已何事於擇也檢討官竒遵曰以衛莊公之事見之桓公莊公之嫡子也公子州吁莊公之庶子也寵愛而好兵石音諫曰愛子教以義方防微杜漸不納於邪不可以小加大賤防貴淫破義也莊公不聽州吁竟弑桓公夫州吁初豈有弑逆之心哉莊公寵愛無制自釀大禍以至於此也豈獨州吁之罪也須自蚤歲明其等威使自成習可也 上曰經筵官不得敷衍之意頃於經筵屢言之此職不得已久任然後學問精孰而教導有效也克幅曰臣竊聞之元子氣度天成誠東方之樞也輔

養大臣擇定四人或有病或有故不能勤於教誨當此幼沖之時不可
逐日拘迫而教之亦不可或作或輟也又不必教之以書也周旋進退
語默動靜之間有足取則臣之意又擇端方年少朝士或於大臣未進
之日往誨當矣 上曰元子果能解文輔養之事當盡其方若設侍講
院則堂上僚佐固當備具今不必以年少之人參之令大臣常常往誨
當矣大臣之病亦豈久哉適曰其所以欲令大臣教之者必能優游漸
漬不急迫也位至三四品或陞堂上有學識可為法則者使之進退教
誨則非如大臣之嚴足以發其聰慧也應曰人生天地氣質非一聖智
之資自孩提之時已成規矩養之其可不蚤乎以大臣教之者必能優
游不迫也然宋之時程子論教太子之法擇士大夫子弟年少穎悟者
使與同處受業大抵教之道豈必一途哉○太白晝見○丙申 御
朝講領事鄭光弼曰至尊至親之間不可使有乖隔元子近日則未寧
不得已出外矣然大抵自幼時闈宮之間冷然和悅可也當速入大內
也說經李彥閔曰自古兩宮之間遭變者多矣須如大臣所啓速入大
內親愛無間壹位如已出之子元子如所生之母 上亦撫養膝下使
恩愛不替至當光弼曰穩城府使申玉衡殺弟事臣意以為天地間安

有是事似乎不實恐難推覈也。上曰此事乃人倫大變不可不遣官推之也。○御夕講○太白晝見○丁酉御朔講察贊官金淨曰古者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入學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也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大抵君位崇高不患不尊當患不能下是故身為世子使知事人之道也後世之君自以為無有尊於我者與在下之臣邈然踈絕善治不臻故曰知子道然後可以為父知臣道然後可以為君知事人然後可以使人我身不能如此而欲下人盡職亦難矣是故成王已為天子周公使伯禽朝夕與處而教之處崇高之位須自卑與下人情意相通可也古之人君有賓客師友入學則長尊賢之義皆備○御夕講金淨曰因循苟簡之弊不去則小事雖欲救而大勢已頽靡如水之趨於下也漢元成之時正如此也今之有識者長慮却顧以為五六年之後似不能支持今得人以任職三公統六卿六卿統百職方伯察守令一人摠攬權綱故綱舉而目張此似乎無事而至治斯臻也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若無主張散亂不攝則不可治也議政府今方畧事可以有為而別無所為之事三公若得賢而統

理百司則治安有不治者乎若因循姑息所為之事不出於文薄之末則頽靡之勢恐難救矣夫時有機會今當大亂板蕩之後聖上中興春秋鼎盛此正致治之機也下人之有望於此亦久若失此機則人事變遷上之志慮漸衰凡事不進而日退下人見上意懈怠亦必自倦而無振作之心矣是以自古善治之時少今則正致治之機也檢討官竒遵曰前世之事不當變而變之則果非也不得已變通之事則彼一時此一時豈可膠固而不更張乎前代之事如周公之制作則已後世之法豈能萬世無弊如有窒塞當知時識勢變通之亦聖人之法也近者聖上有志於治道故變革弊端之事亦多矣下人之陳於上前者亦豈無所計慮而然哉以此為紛更可乎自古小人欲害君子無可加之名必以為專權或以為紛更舊章頃者經筵梁彭孫論唐室宦官之禍曰太宗之時宦官黃衣守門不上三品之職而明皇不遵此法授以威權以至於亂此言是也有一宰相指安澗德附會此議引律文而言曰敢以已意輕變祖宗舊章者斬此豈敢言於君父之前者乎士林聞此言莫不愕然相顧失色上必洞照其是非也當今雖有可變之事豈至於盡革乎宋時濂洛諸君子出為世用而一時之人以為朋黨

小人主張而斥逐君子民生日以困瘁國家氣脉日以萎縮卒致靖康之禍二帝北狩小人害君子之禍千古未有若此之酷者不惟二帝之身受困辱而已宋之宗室後宮盡歸而無遺至今有識者讀至於此未嘗不廢卷嘆息願 上留念○日暈○戊戌 御朝講持平李清曰近來求言至矣但乞言於學宮之禮廢之久矣三代之時其君克聖而所以如此者取善無窮之意也後世以桓榮等三老為戒而廢之甚不可大抵乞言何必於賢者哉但以其言之或有可取也 上曰三老乞言予意以為可行也領事鄭光弼曰乞言乃聖代之事至為美矣然無人則不可且物議不合則亦難堪當矣如橫經問難則在座之人各言所懷而自上採擇此則可為也 上曰不欲舉乞言之禮難其人也然人不可求於異代若以無人而不行則是終不可得也無乃擇其善者而行之可乎清曰近來風俗傷敗兄弟族親之間相鬪爭奪無所不為或至於相殘此皆由於不睦親而然也須自 上率之然後下人有所觀感也光弼曰不能平施父母之過也其心不協而至於毀父母文券若推其漸何所不至以已往之事言之寶城君以朱溪君為不肖減給奴婢寶城則非也其後因大臣等議毀寶城文券厥後如此之訟滋多未

始不由於此也夫毀父母文券者當初父母作文券之時傍觀而已有將毀之心及其死後設焉此弑逆之心也昔權擘之父以奴婢專與其妻子不給權擘文券分明世祖與大臣議而不毀當如是也上曰父母則非矣然父母作此券之時傍觀有欲毀之計其將心甚非訟者之類此者無乃一切不聽可乎侍講官金正國曰宗室之人有非身犯而被罪者竄在荒裔情可矜憫經說李希閔曰風俗爭訟等事左右已盡啓之其要不過於親九族正國所啓非身犯罪惡竄逐遐荒者雖已放之而猶有未放者臣於外方亦有見焉彼輩扶携妻子謫居荒野已十餘年至於生長兒子與樵童牧豎同處遊戲人或指之曰此兒於某大王幾代孫也聞之可謂傷痛十年則天道亦變豈可如此以使用困苦也外方見此必以為人君猶於至親不能相保况吾儕小民乎此亦可慎察也○求禮縣監安處順拜辭上引見教以與校學處順曰臣承之久居侍從之列頗知朝廷之意而上教亦屢聽矣但材識本庸下恐不堪職臣嘗見閩州郡鄉校已為無用今臣欲使學者致力於學問以知孝弟忠信之道許多州縣訓導何能盡擇臣若學問有餘則可於公暇教誨而臣無學問可教人也然當盡力臣今以母老病受邑而歸

庚戌

大槩朝廷之上紀綱大立 聖學日以高明則臣在遐裔之地聞之豈不喜悅乎 上曰朝廷果根本也朝廷正則百姓自得所矣處順曰近思錄閭閻罕得見之古人以此書為窮鄉晚進無明師良友者得是篇而讀之則可知入道之方又臣之所赴縣有刊材印紙若多印則出不徒其道之人得以觀覽亦可廣布矣 上曰近思錄果先賢緊要之言持一本開刊印播他方其為有益豈不大哉○義禁府推鞫尹琳以一罪照律傳尹琳詐稱 慈旨其罪則重矣然不施於事為其減死杖一百贖削奪官爵○御夕講○已亥正朝使通事頓伯衡先來以太皇太后計啓 命停朝市三月○傳曰 先王朝太皇太后則舉哀而太皇太后則不舉二喪亦有間乎領議政鄭光弼等啓曰太皇太后皇太后何有間乎今之舉哀為君上之事不得已依 世宗朝例然後合於禮文也 上率宗親文武百官哭臨於勤政殿庭○太白晝見

三月庚子朔卯初 上行哭臨禮○持平李佑啓曰臣與上官意相矛盾不就職之意決矣又今方以宜城尉南致元事推鞫其奴至於刑問二次此亦非憲長之意也亦難同決此事慎自治妻決杖事不知何負啓於經筵後更考之則先代所不為也其後欲啓此意而不果此亦有罪請

速遶臣職獻納金麟孫啓曰臣前為持平時申壽麟妻推鞠時并推其奴僕大司憲於經筵啓其不可之意後更聞之大司憲平日亦私論之臺諫一體不可在職敢避嫌憲府啓曰尹琳詐稱慈旨其罪大矣而只杖贖追奪告身自古小人假托宮禁國事從而非焉况尹琳之屬於外屬人誰不知戚里之人雖極峻截或有憑仗而亂事者况如此待之則孰有畏懼共請依律治罪傳于李佑曰允訟事不必以主事推其奴僕閨門之事他無依據不得已推其奴僕也南致元奴石從亦當推之慎自治之妻 祖宗朝無決杖之事為此議者適之可也持平則當即言而不爾此亦不可大司憲於經筵言此事時若以為非則當分明說之若不以為非則不必言之而後復來救曰臣亦推尹時衡奴僕也徒使臺諫等不安在職使予亦難處置此亦於予意未穩也傳于麟孫曰成氏決杖在爾既適之後推奴僕事閨門隱微之事不得已推其奴僕其勿避傳于憲府曰尹琳妄稱 慈旨而已予豈不熟計情法而定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趙光祖等啓曰今聞命迺執義等臺諫進退有繫於朝廷甚大不可以小過微失摘裝而罪之也大抵申壽麟妻決杖事於律亦不悖其時又有 上頗然其議此事豈至於甚非也大司憲於

經筵亦非咎前臺諫也且慎自治妻決罪事人人多有錯聞者臺諫亦
 必如此聞之而啓之非故為欺罔也若以此為非則臺諫風聞之事或
 恐其不肯為也此弊亦不可不慮大司憲崔淑生啓曰奴主間推鞠事
 及士族婦女決杖事計其後弊而於經筵啓之然其言之是非果不
 分明使上下皆生疑難此乃臣之失也豈可安然在職乎請命適臣
 職傳于先祖等曰予意以為臺諫今自知其非而避嫌若是其牢固非特
 其勢難行也其退去而更辭也疑有所計而更啓也予乃許之今雖命
 行其就與否未可知也傳于淑生曰同僚以小事指斥不能相容此事
 成風中原之事不如比云卿勿避嫌淑生又啓不允○辛丑 上行舉
 哀禮還思政殿釋白柩從吉○是日未明承旨李彥浩李紆韓效元
 金淨文瑾申公濟會坐于思政門外相與議曰會釋服實為未安仍啓
 為太皇太后舉哀之制本不載儀注只有為皇帝舉哀之禮其儀注
 云初聞皇帝喪即變服第四日成服即葬服也其後第三日朝從吉云昨日
 禮曹必據此例而啓之然皇帝之喪有成服節次故三日之朝乃從吉今
 則但變服而已不可不盡三日也昨日禮曹來啓此事時臣等罷仕之後
 故未果啓之請下問于政府兼令弘文館考古事以啓為當傳曰昨日

禮曹來啓此事予以為必與朝廷大臣議定以啓故即可之今聞承旨之言果似未穩其遣注書問于政府又令弘文館考古事以啓於是注書權雲收議回啓曰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溉等以為昨日禮曹所啓臣等亦參聞而議定矣今朝舉臨後不釋白衣則其後釋服節次為難大抵父母之喪亦於初暮祭後著練服再暮祭後著禫服禫祭之後即從吉不如是則其節次為難素服雖釋餘哀未殄允停朝禁屠戮斷音樂等猶當盡今日也○弘文館著作李希閔自館考古事于宋朝名臣言行錄付標入啓曰正如此事之例未易得也亦可依倣而行也乃以宋仁宗登遐官吏成服三日之朝蓋其遺詔云只行三日故也府尹將釋服程子曰不可今朝若釋服則所服只二日也府尹大怒猶欲釋服程子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府中相視無敢除者傳曰弘文館所啓古事可從而行也其以此更問于政府注書又收議以啓曰兩相以為依此例似當然若不於今朝舉臨之後釋之則無可當之時矣今夕不可復行舉臨之禮不然則是人人各於其家釋之此亦不可若於明朝又舉臨而釋之則是為四日也此尤不可且程子所以三日內不除者程子自以侍朝之臣雖在外不忍遽除此特一時之事似不得從此

例也傳曰其依大臣而為之○司諫孔瑞麟掌令柳沃閱壽千持平
李清言崔山斗梁彭孫啓曰昨日執義朴壕持平李佑獻納金麟孫以
錯引先王朝慎自治妻決罪事下教云妄言臺諫在所當適此舉甚失
也其下教之語與其命適之事皆不優容若臺諫所為或有情私或至
於大失則臺諫亦不免有過此事幸傳聞之錯誤也豈有一毫情私乎
若以此為過追論已往之事而適之則臺諫豈能安全又孰敢盡言哉傳
曰今觀所啓之意似乎以予摘發而適之然豈以此弊至於不能陳懷
抱哉○壬寅臺諫啓尹琳事憲府又啓近者國人之往來上國也挾金
銀以貿者國家禁之以重典亦不得禁也然自上亦有貿販之物焉
如是而雖欲禁下得乎若國用所不得已者如弓角書冊藥材等物則
不可不貿也其餘則當用土產不必求諸異國也傳曰尹琳之罪死罪
也然豈至於殺之哉不可如律也唐物貿易事近者果多濫矣朝廷已
議定法不必加立法也且國用公貿則尚衣院與濟用監計其國片使
貿其所不得廢用之物耳○傳曰人物可量則猶不計資級而擢差也
鄭鷹超二級為持平竒遵加一級為副校理可也○以柳聃年為議政
府右叅贊丁壽崗為同知成均館事鄭忠傑為司憲府執義鄭鷹為持

平柳庸謹為司諫院獻納奇遵為弘文館副校理○太白晝見○癸卯

傳曰駕前呈上言者若有情理不實而越訴者固當治罪然豈無許寬

者乎不必推治也○臺諫啟尹琳事不允憲府又啟唐物貿易事雖減

其數十賦之數猶在大抵自國開貿易之路則雖欲禁下人不可得也

我國亦多有土產雖不質上國之產猶可用也請自上一切勿質諫

院又啟平安一路異於他道邊方聲息使命往來最為要害故大同察

訪須擇其人今察訪金事結安能善其任乎請速逆傳曰該司所質唐

物如儀禮所用處亦多如朝臣宴享戎服表衣則無禁也唐物一切不

用亦難也金事結其逆之○傳于議政府云曹漢城府司憲府司諫院

弘文館曰置相係國家治亂自古帝王莫不慎重此下有况予即位十餘年未見治效相業

豈不重乎之語都承旨李彥浩等啟曰况予以下十七字若大臣見之恐不得安心雖無此語上下文理接屬去何如傳曰予無他意只欲

示求治之切耳果如政院之言刪之可也近日相位以闕而未即議之者其難其慎也古云

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雖不可汲汲備負然一相得賢則萬事皆舉茲

以廣議乃御制也○太白晝見○甲辰大殿誌日賀禮以權停例行之○大

司憲崔淑生大司諫金楊震司諫孔瑞麟掌令柳沃閔壽千持平李清

正言崔山斗啟今日卜相令臺諫亦入與議大抵置相非人則從而彊

効之臺諫之職也若夫薦進人物非其任也臣等請勿隨參傳曰卜相
重事欲收衆議若以爲未便則不必入也○弘文館副提學趙光祖直
提學尹殷弼典翰金正國應教鄭士龍副應教申光漢副校理任權奇
遵著作李希閔啓曰今日卜相令臣等亦參於議卜相國家重事臣等
入參似難自 上豈不知其可當之人前者大臣薦一二人矣然此人
等之合於物議亦未可知也更令大臣薦三四人徐觀其行事之迹斟酌
而定可也傳曰卜相國家之重事而近於經筵有以廣收群議而為
之云故欲廣問于待從矣而今如是云可使大臣及六曹漢城府議也
○傳曰福泉寺奴婢八十口其賜成均館○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
用漑禮曹判書權鈞兵曹判書張順孫戶曹判書安瑋工曹判書李惟
清禮曹參判曹繼商工曹參判孫澍戶曹參判李自堅刑曹參判金璫
吏曹參判金克福漢城左尹慶世昌右尹許硯刑曹參議金末文工曹
參議洪景霖吏曹參議金安老兵曹參議趙邦彥禮曹參議李成童等
會賓廳都承旨李彥浩將卜相之教遍示諸坐用漑讀教辭至一相得
賢則萬事皆舉處二復其辭不平之色頗形辭色因謂光弼曰果一相
得賢則萬事皆舉矣兩相見教辭皆有不平之色遂與議啓曰臣等俱

以庸劣冒處重地 上意欲廣議于朝置一賢相固美意也但聞 祖
宗朝置相之問不及群僚許琮為政丞時卜相不與他人謀而乃敢獨
議是則不知其何如也然不可同者議論也廣議而議論不歸于一則
其將何以平設有見薦者十人十人皆可作相乎國有疑事謀及卿士古之
道也然問及六卿可知物情矣傳于兩相曰果如所言非 祖宗朝所
為而議論且有不一則自上處置亦難可自六卿以上同議也權鈞順
孫安塘惟清又啓曰卜相重事非臣等所敢與也在 祖宗朝問卜下
三公耳今日請勿參議傳曰古事如彼可勿參也○右副承旨文瑾將
義禁府所抄錄宗室身犯緣坐分配在錮人等單字以示兩相問以當
放與否之意兩相啓曰瑜瑒瓊瓔等子孫放之則所放者少而聖恩則
重也但得重罪於 祖宗非臣等所敢輕議傳曰緣坐人等事得重罪
祖宗朝在予未敢輕赦也但其祖父之事子孫所不知也可推刷其存
歿而悉放之也○傳于兩相曰尹琳之詐稱 慈旨事禁府照以絞律
予以為只發於言談之間而未有成之事故只贖杖一百告身盡行
追奪臺諫以予為容怒戚里之人請如律罪之琳則戚里也允常之人
有犯如此之事其可如律罪之乎何以則得情法之中耶兩相回啓曰

尹琳之事為可惡也臺諫請罪之意亦以戚里而欲防後弊故也若止於窳外則可以示從諫之意而情法亦不失中矣○兩相議可作相者以金詮李繼孟南衮書啓曰金鉉則前亦書啓臣等之意如前故今亦書啓傳曰相位久闕子亦每念于此所書二人皆可也但子有懷亦不可不言戶曹判書安瑋亦合於相業於大臣之意何如兩相曰上教當矣若不計其位次則豈止於一二人而已乎臣等意以祖宗朝置相以次而陞不為躡等故不以此人書啓傳曰知道○臺諫啓尹琳及唐物勿買事傳曰尹琳之事予亦深疾之然安得如律乎當加罪徒三年餘不允○太白晝見○乙巳右叅贊柳聃年以衰病請辭職不允○臺諫啓尹琳雖加徒三年不可如此輕歇請依律定罪又啓唐物勿買事皆不允○太白晝見○丙午左副承旨金淨啓曰前日賜成均館以寺社田百結今又賜奴婢八十口此實非常之事也無乃別下傳旨以示敦勉之意乎傳曰可其傳旨曰學校風化之源人材之府為國之道莫重於此故豐其餼廩以厚養育明其訓迪以隆德業二者不可闕一苟不厚其餼廩而徒責其禮義非所以盡隆予今竭誠圖治忘寢與食夙夜診念未嘗不在學校茲於視學之後令有司賜以寺社田一百結誠

獲八十口以資廩養之助惟爾禮官師生等其各體予至情勉思自盡庶有作興成就之效以副予望○下八道農桑教書曰維民之初不克自生自養聖人者作教之以耕稼樹藝然後民乃衣食焉用遂其生道惟農與桑實王政之大本民事之先務堯之所以敬授人時舜之所以食哉惟時者此也惟予國家自祖宗以來重民農桑教民勤實勸課之方靡不纖悉予小子嗣艱丕之業夙夜兢惕思體祖宗之意凡有利害於民者無不興除務使盡力於農桑以望其富庶而予德不類罔能躬率雖勸之務本而趨末者衆導之勤儉而奢靡不息一人耕十人食之一女蠶十人衣之業本者先因而利歸于游手農民日少邦本漸凋加以近年歲不登民飢寒流離喪亡無所不作慈父孝子不得相保為民父母將如之何言之不勝痛傷此雖予不德所致其為率流宣化之者寧獨無責歟上有子民之心惠民之政而下不以誠意奉宣則德澤何由而下百姓何由而蘇耶前歲下書丁寧曉諭俾之懋加勸相冀有成驗而農不見實民困如昔是吾誠不足以動人而吏奉吾言不誠而勸民不勤也其有盡心竟力者而予未之聞耶古之循吏有躬勸耕蠶出入阡陌開溝漑田以致殷富此不當法耶嗚呼四民之中至勞苦而常

困窮者無如農夫蠶女沾塗體足之勞服事機杼之勤窮年辛苦所得
幾何未纔登場盡輸公家織未下機旋償質貸雖遇豐年不知暖飽少
有凶荒未免填壑窮困之狀有難悉言予邈在九重之內固不能家護
而戶周勸課其業使無貧乏者非親民之官之任耶所當加意致勤以
身勸之也勸之道亦曰不違其時不煩其力而已凡繕役徭科無非
害其力者也紛緇煩令無非擾其心者也不擾其心不分其力則心一
而力專事治而功就耕耘收穫不失其時桑麻織紉皆得其用務有餘
力食有餘粟養生送死仰事俯育無不自遂矣卿等宜體予懷明示勸
獎使愚民咸有所趨務也嗟夫古之人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
溝中君臣自任之道固當如是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雖職有大小任有輕重而咸以務農興桑為心俾民而本而不末勤
而不惰則飢者有食寒者有衣而教化以行風俗美矣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御不時經筵祭贊官李耕曰臣以拜掃事往龍仁見之文忠公
鄭夢周之墓在焉不為表異與丘壠無別誠國家大典也 祖宗朝嘉
其忠義封贈其爵號而錄用其子孫 聖代亦以為有功於道學從祀
文廟又當修治其塋墓高麗五百年扶持忠義一昧者只比人也而至

于今日其遺塚幾不免火燒斧尋此豈 聖朝之事乎請別用修治 上曰
此人果有功於道學宜令禮官修治其塋域也 紘曰人臣委質重君至於危
亡之際皆可為主死義而人多不能故忠義為貴是以前朝五百年之季只有
一人此人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乎惟其所事而不二焉故一死而無悔焉
祖宗亦不得已應天順人而知忠義之為貴故勸獎極其道為萬世扶植
節義之大本也○憲府啟尹琳及唐物事傳曰唐物賀事當問大臣餘
不允○太白書見○丁未 御朝講侍講官尹殷弼曰漢武帝為太子據立
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卒誤太子晉元帝以韓
非書賜太子庾亮諫之不用其言故太子卒不為令主陳太子叔寶亦以江
揆為詹事孔與以為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今皇子文華不少豈籍
於揆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揆為詹事終與太子為終夜之
飲此無他太子好其諂諛之人順從其慾也 上曰此云正士愛其子求明哲之
士而輔之况萬乘之嗣係四海之命乎此言至當矣且於此孔與請選敦重之
士使之傳之云任吏部之責者當以孔與之心為心可也司諫孔瑞麟曰我國之學
以文華詞藝謂之學術似與古人所謂學術異也於取人之際以頌表取之殿試
則須以對策於策可見其人之所學是故古者大庭之對必以策前年別

試亦以詞章取人於是知名當世之人不多登第故人多非之領事申
用漑曰得人失人不以詞章對策而別也果於大廷則用對策可也
開陳懷抱無過於對策也 上曰策以取人之事果當矣近者以表乃
事大之書故或有以表試之之時參贊官韓效元曰前者儒生庭試時
南衮以爲近來儒士專不務表辭我國與中朝言語不通唯以表辭陳
情今則與上國無譴責乞免之專也如有此事則不可以他辭陳懇今
者知表體者鮮少文辭雖麗其體模專無其法故不得已崇獎之然不
可專以表為主也掌令柳沃啓尹琳及唐物事不允○御必講憲府啓
尹琳事不允○太白書身○慶尚道興海及青河縣地震○戊申 御
朝講侍講官鄭士龍臨文曰嫡庶之分須使嚴明而截然不可犯然後
可也歷代人君待嫡庶無差等故終有骨肉之變英明之主則非不知
其當嚴明而或志氣衰耗則有所昵愛而終成禍亂當慎之也史臣曰
士龍徒知人君待嫡之分當嚴而不知士大夫齊家之道當正昵愛其
妻踈棄正妻今出此言其能不反愧于心耶言與行悖惡足取哉大司
諫金楊震曰慶尚道所經各驛金嶺分興尤為殘弊若往金羅道公行
則拘於邪說必避弘慶碑故皆由於金嶺而去其受弊尤多進上翰轉

之數甚多一驛之馬九幾匹裁人各官守令分定戶民相適上來則驛路
庶有蘇復之理矣 上曰拘於邪說皆由一路而徃其意未知也蘇復
驛路責在察訪察訪當擇差矣持平鄭膺曰以邪說而避行者正人所
不為也人心士習歸正則自無此事也臣頃者適見濟州貢物分三四
道輸來濟州絕島也王化所不及處其所載來之物如此其猥濫則小
地之民必不得聊生如果實等物請或蠲減 上曰濟州近來至為疲
弊當使之蘇復而果實進上則有常定之數矣其載私物之弊則固不
可也楊震曰濟州全鰓之產今則不如古矣但於詳定有大中小之分
故該司依例而受之其中大令鰓所難備者量減何如 上曰全鰓
不必分其大中小也百姓有弊則當有以處之也特進官尹熙平曰甫
乙下之鎮稱北門其處野人皆帶嘉善嘉靖之加僉使須以堂上官
差之可以鎮壓 上曰邊將豈必堂上然後鎮撫胡人堂上之路不可
多啓也○御夕講密贊官文瑾曰近來於經筵變化風俗等事大臣講
究之無餘蘊矣以此觀之今俗幾已敦厚矣偷薄尤甚夫變移風俗之
道不可以言語論之又不可以刑賞勸懲之當致其躬行心得之實也
今也風俗之不美如此無奈躬行之實未篤而然耶外方之人心以京

師之教化而善惡焉今朝廷之上盡心國事者能幾人哉宰相賢則中士效之中士賢則下士效之今者臣未見體上之意而盡心者也上

下當各盡其自修之功也今之所為皆是浮文無實能致風俗之美者鮮矣上則不可徒歸責於臣而當自責已也○憲府啟尹琳事不允

○左贊成金詮呈辭職狀

上從之○

江原道原州村家有雞拊卵有

四足前兩足指向後後兩足指向前○已酉

御朝講叅贊官金淨曰

嫡孽之分早定然後人心有所統屬以一時情愛之偏接待踰分雖曰愛之而其實毀之須自早歲嚴示等威車服禮秩皆有差別至於尺寸之間不使有違夫篡奪之禍其漸未始不由於毫釐之差可不慎哉

上曰今者元子既生輔養之道至為緊關然今之輔養豈特讀書而已

古人云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當以孝悌之道諄諄教之也領事鄭光弼曰稍有知識則教養當盡其極也上曰教養之事何必待其年長當

自孩提時教之今元子解聽人言能別是非失今不教後恐難格光弼

曰臣之所言非年長後教之而今則專不教也今當以年老大臣之謹

慎純良者優游教之不可以年少之徒定為僚屬也史臣曰上頗有志

於治道而短於勇為方依賴大臣而大臣安常守舊欲無一事而保其今

日然者此則事終不可無而今日尚不得保也所謂年少者豈新學小
生急遽無漸過乎卒迫者也耶以學術端方容止可則者從容誘掖輔之
以正有似不可而必防之也不獨此也凡古昔良法美意上方銳意
欲復而大臣防之猶恐不及不知東方之民果何時而蒙福也 上曰
年少者果不可往誨也大臣已擇定矣光弼曰輔養大臣既擇定矣左
右婦寺之流亦當擇 上曰婦寺亦宜擇也然豈如正人君子教導之
正乎特進官許硯曰廢主幼時養於姜希孟家臣之居在其近隣臣亦
幼少而見之無一教養之事保母之輩欲其喜悅凡弓矢鼓譟雜戲之
具莫不卑備以供喜樂此亦可戒也果能自早歲養之以正則德性可
得而成就也加擇年少方正之士從容教誨有何不可乎 上曰輔養
大臣三人有病加擇大臣之可當者以遣無奈以乎淨曰醫術關於人
之死生甚大近來專無本業精通者後生之傳習者亦少昔在宗祖朝
許琮為醫司提調廣選可學之人盡心教誨故大有成效今之所云名醫
如金順蒙河宗海之類皆其時所教之人也且醫書亦不印出故纂圖
彙編經等書絕無存者只以中朝買來者僅得考閱醫書亦當印出
廣頒也 上曰大抵設官分職各有所司而當用其心也苟能治官事如

家事何事不得為乎同知事安瑋曰醫術之廢弛無如此持者也有
一醫名安瓚者非內醫故上必不知矣知醫書藥方者當時無比以是
擬望於醫學教授而及其除拜之後抄醫貧生徒中可教者而教之以
而不廢則精於本業者必多出矣成廟以許琮韓繼禧任元濬等為
醫司提調而使之教之許琮最精方藥之理又喜教人勸勉之道無
所不用其極是故今之醫流表表可稱者皆學於許琮者也為提調者
固可先知醫術而如臣輩何能教人乎安瑋為提調故云大抵自反正以來深
戒廢朝殘猛而扭於大平凡事皆從寬大以此人心日益解弛一有所
失若欲一二治罪則恐其傷於大體也侍講官金正國曰臣見近日災
變歲增三月下雪城中降霜頗多又有旱徵大抵人君不惟修省於災
變已出之後要當恐懼於災變未出之前然後庶幾災變未形而今安
瑋言廢朝之殘虐而以今時為大平殆失言矣所謂太平者年歲豐登
民庶富足之謂也今也歲凶民瘁一匹之直不過於數斗邊警不絕朝
廷紀綱有頹圯而無正頓衰世之狀盡見無餘若以今日為太平而陳
於王前則恐非心之從此而出也上曰大臣所言非以今日為太平
也○御夕講○兵曹判書張順孫請辭職歸養老母傳曰即欲解職養

親其情果切矣予方以孝理國欲遂卿意第以兵曹事繁不可適也卿其勿辭仍命賜酒慰諭以遣之○憲府啓尹琳事○庚戌御朝講矣
贊官李耜曰夫誤國小人非卒生於一朝先見人君之處事次見朝廷大臣而必以為此人可以威劫可以利誘揣其輕重而生事漢之汲黯如政事間才能必有不及於其時大臣所為而有不屈之志故淮南王安有反心不畏其時大臣而畏汲黯朝廷有不屈之臣則足以持國古人所謂可以托六尺之孤者此人也是故當貴其志節也參贊官趙光祖曰汲黯則在朝之臣矣雖草茅賤士有志節則一時可以倚重東漢之末孔融在草野而曹操嚴憚之不敢舉事必殺之而後發不軌之謀况在朝廷之列乎况在大臣之位者乎大司憲崔淑生曰太子朝夕不離於人主然後讒說無得而入焉晉太子申生遠在曲沃故小人在內煽動浮言獻公不明知其實故其讒訐易入秦始皇漢武帝亦與太子阻隔故讒乘之而骨肉莫保此亦朝夕與處如文王為世子而朝王季日三則父子之間情義無所間斷矣正言崔山斗曰自古帝王其初豈有欲搖國本之心哉周幽王惠王晉獻公得廢紉惠后驪姬而情意盡感父子之間自然隔絕猜嫌之心從此而長其間邪諂讒譖之徒何

代無之將覬覦淺深內外交結以搖國本當國大臣又無不屈之節中立不救終使危亂其國如此處當省察也光祖曰崔淑生之言極為精切以我國之事言之元子諸王子生則必養於閭閻今之世安有讒詐覬覦之事乎然豈可保其必無乎父子之情恐或以此而衰薄夫讒譖之興必由於情義之不親可不慎歟且俗言養於祖父母家之兒於其父母情愛有異云此必然之理也若有此事則家與國何異也須於朝夕撫愛益敦天倫 上曰今左右所言節義果有國之大事常時講明則庶幾有益也頃者刊印三綱行實而頒布不知講讀而體之於身乎抑無奈為文具乎又有氣節之人亦崇獎廢用然後可改一時之好尚此則銓曹當知而處之淑生啓尹琳事不允光祖曰夫侍從當慎擇三時經筵與人主講論道義不得已以學問充足德器成就者為之不可以詞章之秀麗亦不可以門閥之華貴又草茅太微賤之人亦不可為也已出身者皆居高位下無可繼之人臣意以為今可取人以用之領事申用漑曰不可以詞章取人也審矣然我國事大之際多用詞章詞華亦不可專廢也不特經學之人為可用也雖才華之人亦可入於館中不害為義理之學也大抵今也侍從臺諫多闕此由文臣喜為守令

之故也有親在京師而亦求外任者此則當一切勿聽也先祖曰詞章不可不取但專以詞章為尚則恐有浮薄之弊有詞章而又有德行則固為美矣志向未定之人則不可必信其作善也李紘曰朝廷有人物不足之嘆此可恠也一時人物臣未敢知也豈可謂之必無乎國家取人之路極為狹隘故多數碍滯而責銓曹用人亦難矣無乃令大臣侍從分明論薦得才行可用之人乎別試亦 祖宗朝事也然一番如此為之甚有益也淑生曰人物豈可謂必無乎但國家必以科舉取之然後可任於為事之地外方遺逸之賢雖屢薦拔與科舉所取之人異用則恐其人以為賤而不肯就焉 上曰薦舉之人以科舉出身例用之則銓曹必無乏人之嘆矣先祖曰李紘所啓之言臣等每欲為之外方則監司守令京中則弘文館六卿臺諫咸薦才行可用之人聚于大庭而親策之則人物可以多得矣此 祖宗所不為之事此漢之賢良方正科遺意也德行衆所薦也必不虛謬又於策見其施設之方則兩無虧欠矣 上曰此甚好事但恐薦舉之際有所遺失也用漑曰雖令八道守令監司薦舉不可以言語知人也臣嘗聞之以遺逸之士被薦而來者乃從前每來京師求為訓導者也不可以此一人之事盡不信薦賢

之事然知人之難以此亦可知也先祖曰以曾求訓導之人冒然於薦列之
故盡廢薦舉之事可乎此事頗近於古在所當為奔競之風庶可息矣
雖間有失薦之人大槩不失人才矣 上曰雖如此詳密為之恐有遺
者淑生曰雖間有遺者所益大則豈可慮小遺而廢大益乎先祖曰
我國壤地褊小人物本少而又分庶孽私賤而不用中原則不計貴賤
而猶慮其不周况小邦乎鄉舉里選之事遠不可復矣若如此則至
於大賢之人亦庶幾可得矣用漑曰此事非變 祖宗之法也令京師八
道多薦可也○聽輪對○傳于政院曰經筵所言自上何能盡記憶而
傳教乎可施於事者則自今當重○傳于政院曰人物之少別舉取人及
薦舉而親策取人事可召政府郎官使問于兩州○憲府啓尹琳事又
曰漢城府左尹慶世昌人物庸瑣所為煩雜本府聽訟之處與六曹同
安可以如此之人冒處乎請速適之穩城府使朴世英人物不合邊將
六鎮中防禦穩城最緊頃極疲弊今方蘇復請適世英更擇人以授之
傳曰尹琳事非以干於戚里而省其罪也徒三年杖一百不小今不可
加也慶世昌近日所失未可知也然豈不得為左尹乎朴世英武班之
有武才者也豈不得為穩城府使乎○吏曹判書南袞等以權鉤洪景

丹張順孫等擬左贊成望以啓

御書安瑋名又書超字以下傳于南

袞等曰全羅道觀察使趙元紀前以清白吏被薦今方崇政清白之時也且以箇滿其超資刑曹判書單望書啓以李繼孟為左贊成安瑋為右贊成史臣曰瑋素無見識又之器局但以歷仕累朝勤謹任職馴致六卿之列先是金淨朴祥以廢妃慎氏復立事疏請之朝廷欲置重罪而瑋力救獲免因此稍見重於士林厥後其子處誠等交遊名士凡有所聞必告其父及秉銓選之柄甄拔薦用之儒皆士林之望也持公論者咸曰才器可合相位自 上知公論之攸屬而以秩卑難之至是特陞贊成以養其望嗚呼瑋也豈公輔之器哉抑聃年為左參贊沈貞為右參贊高荆山為戶曹判書趙元紀為刑曹判書史臣曰元紀清德雖見重於當世氣度踈脫又固滯凡所施為多不稱時宜物望輕之李彥浩為全羅道觀察使孔瑞麟為司諫院司諫柳庸謹為獻納閔壽元為弘文館校理李希閔為博士尹漑為著作余詮為判中樞府事○同知成均館事李惟慎大司成柳雲等率諸生奉箋稱謝特賜臧獲○辛亥

御朝講

上曰近日

所講皆論歷代易太子與嬖寵之失也晉驪姬

譖殺太子申生而立其子終亦未免於禍此偏愛之故也其心以為愛

而終反害之此姑息之愛非真愛也侍講官申光漢曰人主志有所偏愛則迷而不知其非若明知禍亂之定出則必不為也常時嫡庶之分當使嚴明若常使紊亂而一朝矯拂則其禍大矣掌令閔壽子曰溺於女色者皆歷代庸主也間有英明之主亦未免於此禍者必以為我能明矣此何足畏云爾故遂至於惑一惑則駸駸沉痾終與庸主無異唐明皇當勵精圖治之時豈知其終至於此耶即位累年昇平日久自以為吾治已足復有何患故以一念之失而終有嬖寵之禍三代以下漢高帝規模有可觀者而天下纔定遂有感姬之禍想其時沉於戚姬之悲歌夫鴻鵠之歌與大風之歌氣象大不相侔大風之歌則有定天下之氣象鴻鵠之歌氣象萎葑與亂亡之主無異其心志一惑於女色而氣像之卒變如此可不懼哉故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以齊家為重而言欲收治平之效當先正其家法書曰觀厥刑于二女古之聖人所以慎重如此光漢曰若惑於姬嬪則其心之荒固矣雖不惑於姬嬪若於諸王之中有所偏愛使其禮秩無別於太子則或有窺伺之弊而禍亂從而起矣唐太宗愛魏王泰欲廢太子承乾而立其終兩不能全而立晉王治隋文帝廢太子勇立晉王廣勇廣皆獨孤后之子而偏愛於廣亂

其名分終啓弑逆之禍不特妃嫡也諸王之禍亦大名分須當嚴正也
同知事南袞曰我國家俟元子年七八歲必封世子以古事觀之大臣
每勸以早定太子然封世子則有視膳問安等事不可以弱質為也今
元子則非尋常氣質雖不至於七八歲猶可封之也 上曰封世子之
年自有 祖宗之法矣封世子之後則自不出閭閻矣壽千啓尹琳慶世
昌朴世英等事司諫孔瑞麟曰大槩則當計後弊若惠之至善者則不可
計後弊而不為也今之所啓六品之不合於守令監察者不可不去國
家人所以治事如此不用之人豈可容忍也量其人器付於軍職可
也南袞曰此言至好矣然不能行也若為之則暗昧之言無所不至臣
則庸劣矣雖大賢之人必不能為矣若朝廷別有規模則臣謹當依之
若擅自棄之則其人必怨望矣 上曰計嫌疑故如是耳宰相當奮不
顧身豈可慮人之怨哉瑞麟曰 上教至當袞之言於其身則可謂得
計矣然古之宰相公耳忘私國耳忘家今袞所言甚不當也○右贊成
安瑭啓曰臣今授不次之職贊成乃貳公弘化所謂三孤臣本無才德
敢辭傳曰其勿辭又啓曰反覆思之萬無可居之實今也已經本職而
職次相當者亦多有之若必以居省宰者為之者則如李長坤盡心於

國事持身清簡文武兼全爲人方嚴今之所患紀綱廢弛也若以此人處之必能修舉廢墜矣且如李惟清臣少與相善爲人律身無一點塵埃氣像崛強若不計其位次而用之則舍此等人而以臣爲之固爲不可矣臣非敢進退人物也知人之詳豈如儕輩乎故敢啓之傳曰卿之所薦宰相亦予之所嘗屬意者也予每欲大臣薦賢而曾無薦進一人者卿今薦之此所以尤合於贊成者也○御夕講侍講官申光漢曰頃者趙先祖所啓薦舉取人事館中僉議之事也各別薦舉倣漢賢良孝廉科爲之可也此事不可數爲此正可爲之機會也或有慮其後弊或有慮其不公者然大槩美事則雖一二人失薦爲之何疑若無公論之時則已有物論豈可慮一二人之有弊而廢美事哉司經李希閔曰古有鄉舉里選之法後世科舉之制出於不得已也人主之以科舉取人者豈好其一日之技哉欲得賢良方正之人以須於用也昨日所啓薦舉取人之事非一二人言之而或有慮後弊者大抵今有濶遠之事必以有弊之言防之甚不可也一得衆善而布列朝廷則國家必有賴焉上曰既今薦之則必有其德又策以大庭之對則其才又可見人物必多得矣但恐或有遺漏耳餘事不足憂也當與大臣議之○臺諫啓慶

世昌事又啓曰沈貞為叅贊政府非他司之比表率具瞻之地望輕之人不可冒居李世貞人物殘刻不合禮曹叅議請適諫院啓曰尹漑為弘文著作不須以年少之人汲汲備員也憲府啓朴世英事又曰刑曹判書趙元紀清廉慎厚又有德望乃善人也今也超擢用之下人皆喜但刑曹事務浩繁元紀無剪煩治劇之才監察張溫人品狂妄前為監察見駁後為守令亦見駁南弼元人物狂悖今為甫乙下鎮僉使本鎮防禦緊關事務浩繁請並適之傳曰慶世昌近來所失未可知也然不可適也沈貞事必以政府為重而言也然已經六卿豈不得叅贊乎李世貞舊人也不可適也趙元紀前以清白吏舉薦超擢則可勸後人故擢為刑曹之長刑曹果事務煩多矣然慈祥愷悌者可當刑決之任也朴世英不可適也張溫以監察被駁於本府可適也南弼元有武才甫乙下防禦之地豈不可乎尹漑事弘文錄不足博士以下豈必以老成者為之乎○須議政鄭光弼議才行可用之人自上欲得而用之之意臣已知之矣今薦舉策取事有才行可用之人則雖非出身猶有薦用之路出身之人亦有登進之路今若為此事則其初薦舉之際才行卓異者或有遺失之弊及其策取之時卓異者或不中而其未卓異者或

反居上列此事果非更變 祖宗科舉之法也然一時偶為而後來之弊未可知也莫如遵 祖宗科舉之法臣意恐不可行也左議政申用漑右贊成安瑋左參贊柳聃年議此薦舉策取之事如古之賢良方正孝廉之科為之當矣但薦舉之際若不精審如常時科舉之例人爭欲赴以如此之人或被薦而得赴則反不如常時之科舉矣然則莫如不為若欲為之其薦之之規模節目反覆精詳何如若如是則其中者盡是才行可用之人非常時科舉僥倖得中者之比矣傳曰薦舉取人事後弊未可知也予意上則求賢如渴大臣則進賢惟恐不及之時也且此事非更變 祖宗之法也但恐有遺漏之弊耳雖一二人失薦自有朝廷物論節目詳盡磨鍊可也○壬子 御朝講 上曰薦舉取人事已問于大臣今之所當汲汲者在於求賢而已薦舉策取於予深以為好但恐遺漏耳多取善人則於國有益非毀 祖宗之法也領事鄭光弼曰允作事當慮後弊此事雖似美不知其終何如也臣則愚暗不知也 祖宗朝有薦舉用之之路若賢則歷試而可至公輔用人之路非不廣也人才或有盛衰然豈至無人乎臣非吝惜此舉也恐有後弊此非毀 祖宗之法而又不可謂不毀之也此必欲見至治而何必膠守

常法云而然也然世宗成宗朝之事遵而行之可也持平李清曰科
舉之格在祖宗朝各有異制或講書焉或不講焉今所云薦取之事
非驚駭之事也初以薦舉則德行不遺又試之以策則才行可見此至
羨之事也國家取人所以濟於用也近來號為正科出身而無所於用
者亦多薦舉而試取則士皆有欲善之心此非毀法也大臣之所以不
肯為之意未可知也光弼曰上意以為然臺諫亦欲為之臣則以為
不可知事張順孫曰上求善治臣等孰不喜悅乎臣不知古事然
世宗大王稱為東方聖人遵其制而不失則盛治可致也古云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云率由舊章此外臣未有所聞上曰輕變
祖宗之法則果不可也此則一時可偶為之侍講官金正國曰薦舉取
人事所見各異大臣之中或有以為可者或以為不可者議論若是其
不同夫式年取人之制自祖宗朝有不易之制其間別試則或一度
試策於大庭而取之者或幸學而取之非有定規也近來科目所取無
行優之人故欲為非常之事此非只取於一方也當廣求於四方也盡
得賢才不可必也比之於常時科舉必有間矣如此之事下議固宜紛
紜須自上决斷而行之大臣所啟遵舊章之言固當矣然古云漢唐

不及三代宋元不及漢唐若期望 祖宗之治而已則其及於 祖宗亦不可必矣 上曰昨聞大臣之議恐有濫矣之弊然自有舉主之法私情不可用也順孫曰廣薦賢才觀其懷抱而用之可也如金楊震所啓博之以科舉之名則不可也特進官姜澂曰若名之曰科舉則恐賢者之不肯赴也李清曰若不以科舉名之則不可用於弘文館是無益也光弼作聲曰何必用於弘文館乎猶可用於百執事也正國曰自唐宋以來為科目者必大用故英雄豪傑之士皆由科目而進其間或以門蔭致位宰相者然曾幾人哉我國則規模尤狹允清要可以爲事之地則必以文官待之今其習已成不得已以出身者而後物望亦尊重故啓之議論若是其不同願 上自定焉揚震李清啓沈貞慶世昌李世貞趙元紀尹澂朴世英南弼元等事皆不允光弼曰臣少與趙元紀相善爲人質直真三代以上之人物也臺諫之言非駁之也刑曹果非所長也刑曹亦不可曠也正國曰 成廟於許琮委任至矣故亦盡瘁國事琮之家在社稷前路傍琮居憂 成廟有事于社稷還宮時歷問琮之有無于其家琮亦感激一時聞者莫不奮發夫大賢之人固不以其君待遇之厚薄而分別也然人君之待之也則當用其極○臺

諫啓沈貞等事不允○太白晝見○癸丑 御朝講持平鄭應正言梁

彭孫啓沈貞趙元紀慶世昌李世貞朴世英南弼元尹漑等事皆不允

彭孫曰自古朝廷之上善人常少不善人常多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

相容而人皆務存嫌疑形迹而先身慮後國事故若是其委靡臺諫入

侍經筵或言宰相所失宰相當以為此責善也而喜之百僚各聞其過

莫不皆然則國安有不治者乎今時則不然若聞某人言某人過失則

必推其言根出處思欲陰中傷之是以入家則妻子亦戒以勿言以為

朝夕禍起以是周旋顧慮處事顛倒也 上曰今所言乃衰世之事今豈

至此乎○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並不允○甲寅 上御思政殿講儒

生金錢尹壽任柄金麟孫給分有差 上命入侍宰相申用漑張順孫

南袞李惟清崔淑生曹繼商李自堅金克福論難大學史臣曰 上之

命左右論難此其盛意而其所論難皆糟粕緒餘不能窺斯道之髣髴

可羞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乙卯 御朝講 上曰觀此李泌之言

曰臣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必悔之尤臣此言極是德宗

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此言甚非豈非後世之所宜鑑乎侍講官尹殷

弼曰唐明皇一日殺三子以李林甫之一言也夫宰相係國家輕重張

九齡未罷札時太子得無動九齡罷後太子乃死先儒言相賢則父子
得以相保相佞則親戚滅為仇讎宰相一言實係國家相苟賢矣則中
和位育之功可自此而治也 上曰大臣於國事莫不皆然况廢置乃
大事而曰此陛下家事李勣之言甚失矣今也人物進退臺諫亦當與
大臣議之掌令柳沃曰進賢退不肖此正大臣之職分也大臣不以為
己任故臺諫不得不駁擊一不正之人居官足為一官之害也 上曰
大抵人物臺諫所當論駁也然若進退之大者則大臣於經筵與臺
諫論難可也柳沃曰若可退之人大臣亦辨白則可矣 上曰何獨可
退之人也可進之人大臣亦當議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丙辰 御
朝講大司諫全楊震執義鄭忠樑啓沈貞慶世昌李世貞朴世英南
弼元等事 命適李世貞朴世英南弼元餘不允○御夕講司經李希
閔曰 上之軫念民事至矣今者 上教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意
至當宋時宰相李沆儉葺中推為李文靖公真聖人也沆喜讀論語嘗
曰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
之可也此其根本也今者 上與羣臣從容論難講究為民之事而守
令亦豈有剝割之事然而如此其困苦者以因循之弊多故也若不祛

此弊則民無奠安之時矣國家經費甚冗先減經費而後可也今也稍尚儉約糜費不如古矣然當先減經費然後有次序也○平安道義州兩雪交下霰雹間作山上積雪○丁巳聽啓覆○御朝講大司憲崔淑生獻納柳庸謹啓沈貞等事不允上曰近來民之窮困甚劇此由於不務農桑而商賈太多故也抑末利事欲與大臣議之商賈亦不可無者也○憲府啓曰大司憲孫仲暉不合憲長宜及今日政而適故即啓之臺諫仍啓沈貞慶世昌等事傳曰孫仲暉被駁於本府可適也沈貞曾經六卿似可為參贊但年少之人物議必欲以耆舊之人爲之可適差也漢城府廢事已久慶世昌亦可適也○京畿觀察使李自華狀啓喬桐人末應今水軍李繼常女也年十六喪夫日夜悲號泣血三年終喪其父憐其少欲奪志踰墻逃走因投於亡夫同生之家踰月不還其後其父招來猶欲改嫁乃以刀斫斷無名指以矢之死靡他之意傳曰此人節操卓異宜可褒獎○吏曹判書南袞啓曰主簿元數三十六七員也如張溫之類幾至十六員以此授職則用人之路甚為妨害請與大臣議定以立規模則必無弊矣前於經筵掌令閔壽于聞臣所啓之意以為此言乃欲免衆謗以保其身之意也云臣何敢以此為心乎

史臣曰已為宰相則何有嫌疑哉南袞前於經筵面啓以不得不免諍之意而今則以無是心啓之是前後異辭也大抵袞之為人頴悟有文章然性近慧多修飾邊幅無大臣度量傳曰所啓之意當矣如以此等入任職則果為妨賢之路其以所啓之意後於闕庭問于大臣且前日大臣薦李惟清曰崛強清簡如此人可置政府至於大憲亦豈不合哉但予意以為咸鏡監司李長坤今幾箇滿可為憲長仍以御筆書名以下○以李惟清為右叅贊崔淑生為刑曹判書趙元紀為知中樞府事孫仲敷為左尹李長坤為大司憲柳聃年為咸鏡道觀察使李彥浩為全羅道觀察使李認沈思順為弘文館正字○戊午御朝講叅贊官趙光祖曰凡事不可求見速效當以悠久待之特旨為當之意或有啓之者然若數為則恐下人以此揣其好惡也幸有錯認賢否之實則未可也上曰特旨不可屢下屢下則幸有不合者此言是也光祖曰臣之為此啓者非欲以特旨為不可也須慎重而為之若專不為則上之知人處於何見之且人物雖多而無可用之才者是不擇於入仕之初也銓曹當初入仕擇其人而用之則雖未盡為善安有不合於百執事者乎其初不擇而用之累歷遷次以為舊任之人不可一朝而棄

之則是在職者濫矣審取舍辨賢否則士習自然而正矣○傳曰昨日朝啓三覆依兄強盜朴之每明日當刑但今生長萬物之時而乃用刑殺於予心甚為未安秋乃肅殺之時也待秋處罪何如此事先代所未有之事也然若是則欲為定規其問于大臣大臣回啓曰上教之意欲順天道而為政也以此為心誠東方萬世生民之福也不但此也刑獄皆當如此欽恤然朴之每則殺人殘忍非如他囚大抵罪有輕重故古人制律亦有斬絞待時不待時之差等如此之人決斷無留為當傳曰知道○己未檢詳柳墩將政府意啓曰廢貶居中人負遷轉事他官則後廢貶前勿叙右職法也大典又云四館官負居中者其都目勿叙雖於都目未得陞叙轉動政則可為也咸鏡觀察使柳聃年侗知邊事當留帷幄而決勝四方也北方雖重在內尤重請適其職傳曰可○憲府啓曰龍川郡守由孝昌前任珍島郡守時與謫配野人莽哈作耦而射且所為多泛濫龍川非獨防禦緊關治民之事亦重孝昌不可差遣請適之傳曰孝昌與莽哈對射則其餘事不必問但頃者聞銓曹堂上之言武班之中只數此人予熟聞之矣全人不已難乎○太白晝見○庚申政院啓曰經筵乃重事也雖將行大祭之時散齋日則每御之矣

今因金氏之喪累日不御經筵外人頗以為未穩雖於尊屬宗親之卒也
也只停朝市而已况為外戚無服之人累日停之無乃不可乎傳曰政
院所啓當矣自明日當御之○憲府啓申孝昌事不允○太白晝見○
辛酉 御常參 聽啓覆 御朝講同知事南容曰自薦科之議出臣
私自以為何以處置則得宜也廣考古事自三代鄉舉里選之制廢而
至于漢有賢良方正力田等科於二十萬戶取二三人此亦與古制異
然今州縣薦之名曰九品中正其後頗為猥濫至於晉朝時人語曰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至於隋時為糊名之制欲其公正也唐太宗時
為三禮童子等科而以明經進士為最當時大人善士皆由科目而出
宋之所謂進士者亦未聞薦舉而取之也今若薦舉而試策於大庭則
與古之賢良方正之科近似而然不得已令外方皆薦舉則必致猥濫若
人所共薦之人則至少且并罪其謬舉者此亦難矣科舉之法非徒我
國如此自隋以下皆然雖以科舉取人為善之人當自盡道鄉舉里選
之法雖欲復行於今日其舉人者安能如三代之人乎薦舉取人雖一
為之不可常行持平李清曰婚姻之際乃合二姓也要當兩家通言以
情願為之中闈初定時自國揀擇者奉承 宗廟之重也國家於王子

君擇室時亦親揀之雖 祖宗之法甚為未穩况王子再娶之時亦自

內主之甚未安

時利城靈山万舉再娶之禮

且宗親告官強娶之法於婚禮不正當

改之也 上曰王子婚姻時自前國家委擇其配匹且兩家相為通言

而主婚宗親專主也宗親告官之法既如此則恐難更改○吏曹判書

周袞以病辭不見○御夕講○憲府啓申孝昌事又啓敦寧主簿崔仁

憲中部主簿李瑋貪污無狀訓練主簿李世忠義盈庫主簿李顏友狂

悖軍資主簿姜漢養賢庫主簿姜演無行司贍寺主簿成希赤繕工監

主簿李自英濟用監主簿李復亨殘劣部將權倬薛衡庸劣如此無用

之人壅遏用人之路須先去此等人然後用人之路果廣而國事從而

舉矣傳曰沙汰人等事銓曹前日言六品之不可為監察縣監者不得

遷轉而積滯於主簿之類欲使大臣議其處置之道云此人等必其類

也其時已令銓曹抄之當即問于銓曹以送西汰去便否而處之然予

意以人物進退為難也再啓曰如此事果大臣之所宜為也大抵朝著

大小之臣無所適用之人豈可勝計今所啓之人乃其中庸劣貪污殘

劣狂悖無行之尤甚者請命罷黜以廣用人之路傳曰孝昌不可適也

主簿等事予以進退為難也○太白畫見○壬戌以憲府所論冗員汰

去事檢詳柳墩將兩相意啓曰職卑之人不可的知其人物之何如又不
可以人言而進退之且一時沙汰則其代又不可盡得其人大抵考功
百執事而進退之者吏曹也本曹當徐考其勤慢而有不堪其任者去
之而得其代則自然人物得而事無不舉矣傳曰知道○平安道監司
甲錦狀啓龍崗縣居良人金敏年至八十餘歲而不廢父母墳朝夕之
奠者五十餘年良女郁非其夫有惡疾斷指以食得痊其疾 上令禮
曹議賞格禮曹以為金敏孝行卓爾旌表門閭郁非為夫若是此亦可
嘉請賞布物傳曰可○癸亥太白晝見○甲子 受朝參 御朝講參
贊官趙元祖曰昔 世宗朝集賢殿學士朴彭年有可種五六斗之田
於廣州其友責之曰古人云祿足以代其耕何必別置田也彭年即賣
之蓋其時士習至正故如是也當時在相位而致化者黃喜許禔而已
今當上下以至誠為事然後至治可興也若悠悠泛泛姑息偷惰則不
得其理而紀綱日以頽靡一朝至於危亂則不可復振矣願自 上須
刻意為之不然則土崩之禍不難致也又曰雖士大夫或有不賢者况
百姓之中豈無惡者乎但百姓窮困之甚無室無家無所愛惜故多有
逃亡者矣若上父母下妻子牛馬財產衣食有餘則不必逃亡也人之

常情莫甚於懷土古云狐死首丘懷土之情人皆有之而逃散者以其
無田地無財產無所顧惜而然也且民專不得蒙惠之言多有啓之者
然言之則非也在上之施惠雖小下民之受恩多矣史臣曰今也上
方勵志於興化豈無小效乎人臣每以民不蒙小惠為言則上之立志
不其解弛乎光祖常以當今委靡之弊益進聖學之方屢陳於王前而
於此又以是言之光祖之論可謂委曲微婉勸戒兼進矣掌令柳沃曰
恤民非不至矣而困窮如舊大抵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雖革一弊
而民之所受實大矣不但以空言為也且臣前於經筵啓咸鏡道戶布
之事不知何以處之也其初以民俗尚巫覡故徵此而禁之也今則不
業巫者亦皆徵之用以納之於監司節度使之營且補軍資雖以此而
充溢於國庫王政之所可羞也鏡城則幾至千餘匹安有如此無名之
歛乎當即革之也叅贊官金淨曰災變之作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須講
求其所以然之實京外寬闊之事豈不多乎臣恐乖戾之氣以此而著
見也如左右所啓得人而正士習則是其本也百執事皆得其人各以
其司之事為已任則如兼并之弊即可禁斷而浮言飛語不足畏也銓
曹每以乏人為言此果然矣今之百執事皆以身謀而無盡力於國事

者大抵用人之路狹隘只以科舉出身者用之亦雜於文詞之偏雖有
薦進之人銓曹亦不得隨意用之頃者所論以薦舉之人親策取用事
士林以為美事而竊聞之大臣議論不同似不得決定為之必以時有
古今為難也然每若如此則近古之事何時可為乎徒汎汎悠悠苟延
歲月而善治終不可復矣依今所啓薦取實用之才則士之趨向皆正
而治化可得以興起矣 上曰自上出治自下承之則治化可成矣金
淨曰薦科事有弊之端臣未之知也以為居於大學館者不得盡取則
其不見取之人難於居館為言此則不然若以賢否取舍則其不得與
選之人必有激厲之心如欲得人當有鼓舞振作之方今之間閭之中
年少之人鼓舞於 聖上躬行之化育皆有志於古人之學至於佩服
等事皆倣古制為之父兄或畏懼而禁止者此正使人興起之機也光
祖曰臣於庚午年中生員上成均館其時居館儒生皆赤脫出卧若獨
加冠帶而坐則人皆笑之欲讀小學書而不得出於稠人之中潛於箱
篋間見之常自以為聖人平常之道一至此哉于今八九年間習俗大
異於其時如賤隸之人皆欲服父母三年之喪近月有小子之輩至為
總角之制父兄或有禁止者此人等皆欲自為也非有師友為之導率

也此輩皆將為有用之才薦舉取人事臣非欲上必為之今者言端
適出故啓之其初欲為者因人物之乏而啓之也其時申用漑崔淑生
皆是之近來宰相議論頗以此為難此無他意也必以近古所無為難
也然今日為之則明日為古事也如用漑所云居館之儒或取或否則
其不參選之人懷恨者甚不然今年之秋亦有式年非無登進之路也
持平李清仍啓前事不允○以崔淑生為議政府右參贊李惟清為刑
曹判書柳聃年為工曹判書黃孟獻為漢城府左尹孫仲敷為咸鏡道
觀察使○乙丑 御朝講掌令閔壽千論前事同知事南袞曰臣前日
所啓者六品之出固非一途或為縣監或為監察若不能守令監察者
則以坐其職而不得遷移故欲為處置之所又承抄啓之教昨日亦可
抄啓而欲反覆詳量為之故不及抄啓今日當退而抄之且此事上
意欲百執事皆得其人也但此人等亦自九品以於其職而至於六品
一朝汰之則其怨必多此至重之事也今雖以薦舉之人叙用然箇滿
置簿而陞者亦百餘人此人等朝夕望其遷轉臣不可擅自盡廢此輩
而皆用薦舉之人也前日臺諫等以臣為辨別嫌疑以圖一身之計此
至正之論也臣實惶恐不敢言而退然臣則欲謹守成規而不敢踰越

也夫遷轉之際置簿次第之中一日二日或失其先後則議論囂然臣不敢不計此事也如庸劣不堪事者可以汰去分賢否而不拘次第遷轉之事臣欲待國家定模然後為之壽千曰銓曹進退人物乃其職也何必更待他規竊聞 祖宗朝考功司郎官猶能考官案察勤慢賢者進之不賢者去之進賢退不肖乃銓曹規模也今也因循雜進賢不肖無分若欲興治化則不可如是而為之也此非各別規模而衺重難之是未可知也參贊官李耜曰近日將便議政府該司議定之事甚多而皆自下建白或自上傳教皆時政急務也前日教以當延訪議之夫致弊之由革弊之方無乃在外而從容詳察後延訪可乎若平然問之則恐不詳悉也講定事謂合并郡縣革除察訪貢案詳定務農抑未充實軍丁唐物貿易李希雍創功之類 上曰可

○御夕講○憲府啓前事不允○吏曹以六品庸劣人七人抄啓○太白晝見○慶尚道觀察使金安國薦舉曰幼學盧璣居固城年過不惑行實純至儀表極偉孝友篤至少與金宏弼同志業探究性理之學動以古人為法不赴科舉恬靜自守儒林推重幼學安遇居草溪少遊金宗直門下耽經好古操履甚高動法古人與金宏弼同志業探究性理之學宏弼稱其篤志固執不赴科舉恬於聲宦年過六十氣力雖衰

精神愈明儒林推敬進士金巖居尚州向志性理之學頗得其力見識
甚正操履甚竒窮居養親不汲汲於科舉進士盧友明居咸陽為人清
修恬靜與鄭汝昌同鄉頗有所得學問見識甚正常以經史自娛不汲
汲於利達儒林推重生負卞璧生負邢士拓士保皆居居昌三人皆有
學問孝行才器而學問則士保最優卞璧養偏母親供甘旨平生無違
士拓兄弟養親盡誠喪親盡哀葬祭一依朱文公家禮鄉人評論士拓
不如卞璧士保幼學柳子房居居昌孝友篤志操履修潔存心不苟常
以古人為師法亦有學問又能製述每屈場屋不事舉業年過五十儒
林推敬幼學卞繼李居三嘉有孝行學問操履才器俱優儒林推重幼
學洪繼玄居星州夙遭愍凶養母純至本性朴真謹言慎行博學於文
朋友有信幼學都衡居星州生事以禮死葬以哀三年之外朝夕仍薦出
告反面無異平日兄弟弟順居家有法朋友有信業專於學有親沒之
後不赴科與恬靜自守不求聞達生負李光居星州小失父獨與兄居
孝養母與祖母朋友有信解識天文地理儒林議論與洪繼玄都衡相上
下生負金大有有學問操行才器可堪任用幼學金始昌居金山有孝行
少篤志力行動以古人為法屢屈場屋而不求仕宦持身廉介存心不吝

操履端方兼有幹才鄉里推稱可堪任職進士朴彥誠居尚州稚年喪
父稍長追慕每朔望陳酒果以祭家廟事母至誠朝饗夕殮躬自進之
昏定晨省日彌篤焉幸而微疾寢不解衣一朝母有疾病身侍湯藥少
不自怠聞鱧魚可醫時值臘月剖冰躬自入水得之即饋焉疾遂愈如
常與鄉里朋友遊見可饋之物則求而饋之雖貧婁不計有無專意事
母食必甘旨遊必有方非有事未嘗出入官府鄉黨稱孝宗族稱悌常
覽經史治家有法年過四十不求榮利雖小學問功力器識非允可堪
職任幼學高自平居咸陽兄弟稚年喪父稍長追慕罔極事母至誠朝
饗夕殮躬自進之昏定晨省日篤彌甚厥後其母纏疾四五朔侍側不
離衣不解帶至於臨終嘗糞以驗生死當廢朝短喪之時常服衰經以
祭晝夜哀痛守喪中禮又於兄弟之間克盡友于鄉黨稱孝宗族稱悌
喪制一從禮文操行幹局俱出於人性又恬靜不求營利所行卓異幹
局則自平為優可堪職任進士李仁堅居滎川所學精通操心簡直不
為非義又有幹局鄉里推重可堪職任生員金孝盧居禮安有操
兼有幹局鄉黨推稱年過六十精力不衰可堪職任進士姜未仁居晉
州修謹有操守鄉黨推稱可堪職任進士韓終傑居醴泉修謹有學識

友愛兄弟兼有幹局可堪職任進士尹湯輔有學力器識用心不苟可堪職任進士孫李暎進士曹仲謙進士徐勇元皆居慶州三人學問才行一鄉稱道李暎才器學識最優可用之才二人亦有操守雖無大過人可堪百執事生負李澍居仁同有孝行謹愿有守可任百執事生負朴文孺居星州性本純正孝親至誠持身甚謹又多才藝屢舉不中虛老江村雖無大過人可堪百執事進士秦公亮居豐基恬靜謹默善於書畫雖無大過人可堪百執事進士權括經居安東不為非義且有吏才可任百執事幼學安世家居龍宮父母俱沒後末弟世彥尤憐尤愛未分財產任弟擇占有取惡物雍穆絕嫌其弟早死救病護喪終始盡誠若執親喪幾乎哀毀一鄉推敬至今稱道孝友又有吏幹可任百執事進士曹孟誠進士徐叔元皆居永川居鄉謹慎有操執可堪百執事前參奉朴貞堅居昌原自少操行稍異於眾父沒不畏廢朝短喪之制哀毀過禮以終三年事聞旌閭忠義衛奎繼俊居知禮遭父喪守廬三年不到其家友于兄弟謹慎鄉黨好學不倦前參奉揚拜善居大丘持身謹慎文藝有餘可堪吏任云○御夜對侍講官竒遵曰治理何有古今哉但在乎爲實不爲耳雖三代之時若不力行則何有治效乎至於

聖人之學不明於世君不知王道臣不識引君之道徒以伯術苟且以
事以說其君旋得旋失而治亂無常人君若以古昔帝王之道發憤行
之則以秦至治何難以常情觀之堯舜之行果似魏巍廣大邈然難及
也天性則堯舜途人一耳而無古今之異苟能格物致知精一執中則
治何難致後之儒者長於習俗之中各拘所見不知教化之何如乃曰
世道日卑人心不古其何能復三代之治乎是則妄人也若真實著力
上下發憤力行則豈不幾乎三代之治乎 上曰治無古今在於人君
行以力與不力耳人君期三代之治而得賢佐同心致理則以臻至治
何難乎後世無善治者或有君而無臣有臣而無君不相遇而然也遵
曰今方沙汰徒汰之而又所用之人不賢則何益今之被薦之人年老
可用者頗多以此為守令則豈無益乎 上曰以薦舉之人為參奉奉
事則雖於一事為可詳盡何見其政績乎且非別求賢能之意也初拜
六品為守令則必有可觀之事矣遵曰以有為之人為九品之官何有
益哉果拜守令則一邑之民庶得其安矣聞慶尚道薦舉多有金宏弼
金宗直之門徒以此士林尤喜焉如此人果用焉則豈不有補於國哉
參贊官李紱曰其被薦人臣前為其道守令時或有聞者金安國體朝廷

之意而或親自接見或力於訪問其精詳至此者列於百執事之中則豈不羨哉六品之職若九人則不可輕易初授也擇其中年高有才行者為六品可也銓曹或以為行事於規矩之外則慮其有後弊也大抵紀綱不立則行宵臆之人難以規非之法用之有何畏憚而不肆其術哉習俗皆避形跡嫌疑故如臣者受國之任雖可堪當之事先以苟免已過為心以此弊風積滯至治無期人之氣習不可一朝卒變也比無他人心屢經變故而然也如此之言臣雖啓乎 上前退而思之則其弊習猶舊也此習不革則自 上雖求治之心極矣治效何由而著乎此當今之巨疵也須自 上得一良相推誠委任使之展其所懷然後可以能施於今日也不然則人皆以不擔當所任為心而不力事其事也此風豈易卒革乎因循積習則欲望治化而終不著矣將之所各聽然論南袁之言 上曰前聞吏曹判書之言其言曰有弊者其計慮遠也然不賢之人不顧規模而用之則誤矣事之甚善何計後弊乎為大臣者不可以此為心也遵曰 上以誠心而接下則下必以誠奉上矣觀近日之事雖密然可行之事必循舊例而防之是亦遠慮也豈以有益無害之事計後弊而不為乎雖聖王法制以則必有後弊公論行則何事不是有

可行之事則斷然猶可為也若以後弊為慮則歛手安坐何能展其底蘊哉上下佞事目前姑息苟且恬然自安則無有振作之時矣大抵為宰相者取捨不定事之不善者斷然行之則果非矣是非確然堅定於胸中則其發諸行事必得宜矣人君雖有帝王之度豈不能施諸政事則治效何自而著哉凡所施為固慎重之而慎重之中有發憤振作之氣然後可以修舉廢墜也自經廢朝之禍因循偷惰之習既成其發憤忘身體上之意赤心許國者有幾人哉皆懷保妻子之念家耳忘國苟延歲月者滔滔皆是若有志之士則委質為臣忘身輔國而已豈有他念哉今朝廷之間賢愚豈盡分明公論豈盡大行哉當於此機整頓紀綱而自上立志堅定在下之臣以古昔聖王期望而在朝之列豈無疑畏願望者乎須於此機整頓紀綱使國勢堂堂也耕曰平安道事變書狀云義州遼東云且滿浦僉使崔世節牒呈某月某日三衛野人作耗中原若不得利則將作賊于方山地面云其野人來告滿浦之言與義州牧使邊報相同而五百餘騎見形於義州越邊則不可尋常置之也野人跋扈中原其勢張皇則宜當預防徂於無事邊備疎漏則侵犯之患安保

其無也且奏請使路梗不以時還亦大可驚也 上曰近來野人數犯
中原幸不得利則不無轉入我國之患邊將視為尋常使防禦虛疎則
必有大患須使預防至當○丁卯傳曰沙汰主簿之輩幾至十六員循
資格之法在所可用而今則非循常守例之時尋常人物則當計日月
以近而陞之若可入沉滯於參奉奉事之中而吏曹審知其才智幹局
之可堪則當不計以近以授參職也此事不可常常為之今則別令汰冗
而只觀歲月之置簿次次以填其闕則不如不汰之為愈也已前被薦
者尚多且今慶尚監言金安國薦舉者亦多不可皆授參職亦不可例
用於參奉奉事也擇其尤者授參職而其餘亦斟酌用於百執事可也
吏曹判書已於經筵聞教也然可更諭于銓曹使政化清明○禮曹啓
曰今日本曹會政府而議之鄭光弼權鈞曹繼商成世昌則議以為今
之以薦舉取人事必有後弊不可為也申用旣安瑋崔淑生則議以為偶
一為之不妨云議論歧而為二相與矛盾磨鍊節目為難唯在 上裁
傳曰取士今雖以薦舉偶一為之而至於後世依倣此例薦舉不以公
而以私則豈無其弊乎其慮亦遠矣予意以為式年則有規矩別試則
無定式故 祖宗朝或以刻燭或以詞華取之至於 世祖朝令宗室

亦參於科舉非以此為法也亦見其取人之非一端也予之初意使之
薦舉親策大庭則雖不承傳猶之可也而令該曹政府磨鍊節目者務
要得宜且恐其謬舉也偶一為之若不妨則何計後弊乎其更商確以
啓○太白晝見

四月己巳朔司知中樞府事金安國啟曰臣為慶尚道觀察使觀其道
人心風俗類弊乃極今者上方有志於轉移風俗故臣欲體至意變
革頑風而竊思其要取古人之書可以善俗者詳加諺解頒道內以教
之此等書冊臣有志修撰而第緣事務煩劇未遑詳悉錯誤必多今方別
設撰集廳印出文籍此等書使之更加離校印頒八道則於淬勵風化庶
有小益也如呂氏鄉約正俗等書乃敦厚風俗之書也鄉約雖載於性
理大全而無註解遐方之人未易通曉故臣乃詳其諺解使人接目便
解正俗亦翻以諺字如農書蠶書乃衣食之大政故世宗朝翻以俚語開
刊八道今亦頗致意務本之事故臣亦加諺解如二倫行實臣前為承
旨時請開刊如三綱之重雖愚夫愚婦皆知之至於朋友兄弟之倫凡
常之人或有不知故臣依三綱行實撰類以刊之如辟瘟方則瘟疫之
疾易於傳染人多死傷故在世宗朝重惜人命翻以俚語印頒中外

今則稀罕故臣亦加諉解以刊至如瘡疹方曾已翻譯開刊而不頒布于中外人之天札者多以此疾故臣往慶尚道時賫去刊印於本道已頒布矣願依 成宗朝廣頒赦急簡易方例多印廣布傳曰卿在其道盡心於學校轉移風俗之事予聞之嘉美又復撰此等書以教之此書皆有關於風教其下撰集廳開刊廣布○大司憲李長坤自咸鏡監司來謝恩仍啓曰前者臣以所居家石柱過制被推於本府而不被罪矣然本府今方檢舉漢城府過制家舍之未撤破者悉毀之而臣家亦在其中坐職治事未安敢避嫌傳曰憲府常時檢察家舍奢僭前雖以此被推豈可不得為大司憲乎其勿避長坤再啓傳曰卿果難就職李等相顧曰若以此適長坤則殊無持召之意又憲府檢舉本意非為長坤之類乃為韓叔昌等奢無識已撤而還構者也吾等當啓稟於是屏下教而啓之○諫院啓曰弘文館著作尹漑正字沈思順時尚年富後日所就未可知也然其好惡是非未能明知立志無誠實又無所取信於儕輩經筵官至重不可以如此之人備負也前者論啓而中止者本院不署經則自不得就職故然耳不署經已以而猶未有適命故更啓傳曰尹漑沈思順事正言前於經筵亦言少不更事不署經之意然予意以為不可以此適之大臣亦言其不可適之意不必適也○政院啓

曰李長坤乃遠道之臣特命召來而以不關之事遽即適之異於事體
請自 上斟酌 上命勿適○大提學南袞啓曰前者命臣改製樂章
中語涉淫詞穉教者臣與掌樂院提調及解音律樂師反覆商確如牙
拍呈才動動詞語涉男女間淫詞代以新都歌蓋以音節同也新都歌
乃我朝移都漢陽時鄭道傳所製也此曲非用文詞多用方言今未易
曉土風亦當存之且節奏古則徐緩今則急促不可改也舞鼓呈才并
邑詞代用五冠山亦以音律相叶也處容舞靈山會相代以新製壽萬
年詞本師讚彌陀讚代以新製中興樂詞蓋此二曲皆涉異端亦命臣
正之故不得已撰之此曲乃 世祖朝所製靈山會相則只以靈山會
相佛菩薩一語以至於成大抵處容舞本奇邪不正之樂故亦以此曲
卽之臣意若不以此舞呈於雜戲之中則此詞雖不製可也靈山會相
代用新製壽萬年詞曰碧海仙人乘紫烟分曹呈舞繡簾前插花頭重
回旋緩恭獻君王壽萬年本師讚彌陀讚代用新製中興樂詞曰維天
眷海東維聖啓中興紫極光寶命貞符顯厥徵氛氲劃劃割陽德迺昭
升成功兼創守仁義以堅凝治敝極于時百孔又千瘡撥拾而補綴粗
復舊典章人心尚未淑惟利而動勸咨咨隱入并誘掖用多方瞻彼泰

山崔百卉之所值吉士秉文德壽壽生王國贊襄緝熙功中化致位育
寅恭夙夜心期入皇王域安民即為憲知人斯乃拓仰惟 祖宗聖以
此垂謨烈悠哉未有艾永言思紹述子孫千萬年尚念無疆恤傳曰所
啓之言皆是處容舞等如所啟革之則可也但不正之舊習不特此也
必多有之不可一切革之仍命以袞所製樂章代舊樂章（庚午太白
晝見○壬申 上將於明日親祀 宗廟犧牛將入廟門而斃亞獻官鄭
光弼等請代以他牛○都承旨李籽左承旨韓效元右承旨金淨等自
宗廟來啟曰臣等欲看審享所事牲 宗廟見犧牛將入廟門而死此
誠莫大之變而三公禮官以執事皆在朝廷臣相與議之皆以為今之
大祭似不可行但祀日臨逼今若不行後難復行爲今之計莫如於祭
文並載誠敬不足有以致災之意也且弘文館及臺諫亦多差祭者又
就以議之則以為災異必生於犧牲者必神不享而然也可於今日先
行告愆之祭而明日乃行大祭但急速草率事必不及不如更擇日改
卜牛隨後行之且政丞等又以為如此之事古必有之可兼考史籍又
以為明日雖行祭如賀禮飲福等事可勿行之 上從之李籽等又啟
曰廣考古史如此變異古亦無之但晉元帝時郊牛死然其後事不載

故不知何以處之也。且今之變異至此，當祭而不祭，與不當祭而祭之，無非重難。臣等朝往廟庭，時雖與政丞反覆議之，蒼皇驚懼，未遑詳議。廟中亦有弘文館臺諫往齋焉，令承旨更往議之。其餘六卿及侍從、諫官，亦皆以齋戒各會于其司，皆召會于闕庭，議之何如。傳

曰：所啓當矣。禮房承旨可往。宗廟收議也。其餘宰相臺諫侍從，並如

所啓，悉召而議之。且明日雖行祭，如還宮時動樂等事，勿為之意。預令禮

官知之。李紆等又啓曰：政府六曹堂上之外，從一品以上，可與議事者，請

並召之。政府六曹外宰相乃姜渾黃孟獻金安國也。傳曰：可。大司憲李長坤掌令柳沃

等啓曰：犧牛到廟門自死，豈有如此駭愕之事。夫災變出於犧牲，必有

其由。須先自責躬告愆，而後當行夏享也。今朝政丞等來達變，故時當言

災異，作興之由，與夫報答神意之方，而智不及此。但言代用預備之牛

亦甚失矣。當速親詣宗廟，責躬告愆，博採群議，廣求古事，然後方

行夏享，使祀事得其正也。○大司諫金楊震正言梁彭孫等啓曰：變異

之作，至於此極，當先行責躬之祭，而後行大祭也。○姜渾張順孫安瑋

高荊山李惟清等議：今將有事，太廟有此犧牛之變，按禮，帝牛不

吉，以為稷牛。註：帝牛不吉，或死傷為用，稷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

用之則古者不以犧牲之故而廢祭明矣况四時大享常事陵寢原廟同日而祭明日行事不可進退於祭文並述遇灾警懼之由親享展敬且將不盡之意別行親祭以伸餘敬何如崔淑生黃孟獻金安國許硯議類此趙光祖任權李希閔李認等議凡享祀主於誠敬以致昭格故祭則神介景福誠敬小或未至神必不享今當省牲邊有變故神之示譴甚嚴且昭宜先以誠敬虧闕為文告愆不可強冒神威苟薦明祀臣等意即行責告更卜日修祀似合情禮鄭弼申用漑洪淑曹繼商金克幅議今當大祭遇此變告上意必大驚懼下至百執事莫不皆然誠敬似未專一然此驚懼之心出於奉先之或未盡庶事之未合於祖宗之意耳非他遇灾之例况親祭已定 祖宗在天之靈亦已默昭今停親祭輒令攝行似未合宜若欲以此祭為告變別祭而退行大祭即大祭卜日已且各陞殿亦皆行之獨於 大廟退行似未穩便臣等意於祭文末端並述遇灾驚懼之意親行似當南衣李自堅議當祭而遇此非常之變下至諸執事精意必至解散歲祀未安况牛及廟門不踰闕而有故 祖宗譴告之意昭然有在今雖行之恐不足以當祖宗之心宜省愆罪已至誠懇惻思所以致灾之由以答示譴之意更

擇日齋潔以寓告謝之誠今此大祭雖攝行亦可尹啟弼金正國申先
漢閔壽元奇遵閔壽千李清鄭應柳庸謹議與趙光祖等議同傳曰今
觀群議不一莫適所從今之變異至於此極明日之祭當行而不行與不
當行而行其失則同於政院之意何如承旨等相視不決者久之李成
童申公濟文瑾等曰吾等各言所懷都令公擇之何如李耜曰然成童
等曰大事臨逼變生不測上下恟懼心志不定祭祀主於誠敬明雖親
祭必未專一明日則遣官致祭更將恐懼之意躬詣太廟以致其誠
似當金淨曰淨之初意亦如右矣更思似不可李耜曰皆不然豈可如
是無稽遂更僉議以啓曰變異甚大上下驚惶必未得行退而行之雖
似不易於家禮四時祭篇言上旬不吉則中旬爲之中旬不吉則下旬
不卜而為之陵寢原廟與大廟雖同稱大祭然其實不同何者陵寢原
廟之祭皆無誓戒隸儀之禮以禮文考之大有輕重陵寢原廟明日
雖行祭大廟則明日先行告愆之祭大祭則改卜日改卜牛爲之甚
未晚也禮記所載帝牛不吉之事以本文考之非如今時臨逼有故
之例也預卜而不吉遂改其牛而不退其祭也又於大祭祭文並述祖宗
示謹遇灾恐懼之意語勢亦難傳曰予之初意正與政院所啓同也四

時大祭既卜則不可改易之言蓋因大臣之意而言之也若如承旨所
啓通三旬行之無妨則豈可強冒神意蒼黃急遽而行大祭乎明日當
躬詣廟庭告愆責己更卜吉日以行大祭為當○夜二鼓舍人柳仁淑
以政丞意自宗廟來啓曰將行大祭前期擇日已以不可退行且各
陵殿亦皆行之獨於大廟退行至為未便大祭斷不可退行請於明
日親行大祭且祭先雖無災變固當親行况遇災變尤當親祭以謝愆
尤○禮曹啓曰臣等之意亦非欲攝行也以為與其退行寧攝行云矣
大祭斷不可退行請親行大祭傳曰今可親行大祭而於祭文兼述告
謝之意○正旦使同知中樞府事李之芳還自京師○癸酉質明上
親行夏享大祭于大廟國制廟庭行事必於四更一點而此質明
行之者前日論議不決至暮方定故也上
入大廟未幾大司憲李長坤大司諫金楊震掌令朴沃正言崔山斗
等啓曰凡祭祀之禮惟犧牲為大而將入廟門自斃誠莫大之變而神
明之示警明矣當先責躬而大祭則隨後擇日行之為當今欲強行大
祭則無過灾恐懼之實矣傳曰宗廟有此大變是予奉先之誠有所
未足而然也當先責躬告愆而退行大祭侍從臺諫之言於予心亦合
而大臣以為大祭不可退行云於祭文並述遇灾恐懼之意而行之大

臣豈偶然計而言之長坤等再啓傳曰大祭若進退則先行告祭爲當
予意頗以爲然故昨日定議行告祭矣夜聞大臣之啓欲仍行大祭今
不可更改也既畢祀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漑等啓曰大祭牲牛
到廟門乃斃變豈有大於此者乎變不虛生必有所召非獨於祭祀誠
意有所不足而然也庶政庶事必多闕失故也臣等雖不可的指
爲某事之應然必有所失求之於庶事可也傳曰廟庭之變豈有大於
此者大臣所言乃恐予只知奉先之誠有所未定而不慮其庶政庶事也
然予亦於何事不求其所以致災之由乎然此實由於予德不類而然
也當上下交修不逮也光弼等更啓曰雖似文具之事然當減膳撤樂
使人人舉和驚懼之意可也且上豈有闕失乎臣等以庸劣冒居重
職事之當啓者亦必多闕而然也請命逝臣職登庸賢良則庶可答天
譴也 上不許命減膳撤樂勿進香醞○臺諫請恐懼修省多方以求
弭災之道 上曰予嘗面對商論闕失其退而竦之傳曰今遇大變
上下要當講求其所以然其召議政府與六卿漢城府判尹弘文館臺
諫○上御思政殿簷下召見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漑兵曹判書
張順孫吏曹判書南袞右贊成安瑋漢城府判尹洪淑大司憲李長坤

刑曹判書李惟清右叅贊崔淑生承旨金淨大司諫金揚震副提學趙光祖直提學尹殷弼典翰金正國掌令柳沃閔壽千應教申光漢持平李清真詹獻納柳庸謹校理閔壽元任權奇道正言崔山斗梁彭孫博士李希閔正字李認等 上曰大祭犧牛自斃變異無大於此予未

知其由朝廷必有可言之事矣光弼曰犧牛之毛角或傷猶可謂之災也此則到廟門乃斃至為驚愕不能先察於變異未著之前乃臣之愚暗也既著之後亦未能的知為某事之應庶政庶事之中雖無傷於今世而不能無弊於後世之事有之請於奉先之誠民間弊端無所不究洋耳之言亦須深思而處之以奉先之事言之非徒奠物也或有非常之萌兆違於 祖先之意與衆心則不可也亦須詳究之用既曰近來災變連年不絕而廟庭之災亦不獨此也前歲祭豕逸走又雷震廟中松樹又失 原廟之主天災物恠無歲無之必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警懼之也且感召之由必有在矣夫不合於 祖先之心豈獨奉先之事乎雖一事之不中 神明必異嗣王之無少欠缺以示告譴之意也要當無事而不警懼不可的指為謀事之應也長坤曰 聖上天資甚高動遵古制無所闕失而災變連歲何歟不知 聖躬有失 祖

考不享而然耶非獨祭祀之時也常時念慮無邪思則此乃克享天心也苟能遇中而令慮頃刻之間皆以誠實日用學問之際不以浮文則上順天理下宜人情 祖考之靈何不享之有哉光祖曰臣意以為我國祭祀之禮不合古昔帝王之制者必多而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示其不合之意也國家陵寢之祭至為煩瀆廟祭亦不如古昔 祖宗朝必與大臣商確而為之然豈無誤處此甚難言之事也然恐 祖宗以為未安而示此變異也昔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天地之間理與氣而人之生也以有氣故或有非事及其死則氣散而只有理本至正之神以非禮事之則神必不享矣非徒聖學未至朝廷之上因循苟且淹延歲月大抵我國氣習本皆如此人人皆有形迹嫌疑以為保一身之計况於 聖躬萬一有此則萬化之理其將奈何凡國家之事大臣當為之然若揆之於理而合當則 聖心可自斷然行之且君臣相和而和氣充溢於天地則安有變故之作乎今左右所啓祭祀之際誠敬不足之言正中時病須體念於聖躬朝廷政事莫不推類求之皆懼誠實之不足可也今日大祭初則議以為當兼告遇災之意而行之中則以為當行責躬告愆之祭終

至夜半還以大祭兼告而行之須臾之間三變而行之外位陪祭之官
至不知是某祭本館官負亦有以為別祭而還宮後到本館方知其行大
祭也以此觀之可知國事之苟且也閔壽子曰如廟制其初豈能一一合
於禮乎必以不盡料度而不合於經典者當反覆詳察南袞曰廟制事
議論至難焉宋之敬寧宮制度於太宗故邸構別室祀之歲歲增飾反
大於宗廟先祖為之非矣然朱子雖知其非矣而反有取焉光弼曰原
廟陵寢之事乃儒者之正論不可禁也用漑曰三代之後有原廟而陵
寢之祭近代所創然先王初不為之則可也既以為之則廢之難矣至
如昭格署非干於祭祀之事而甚無依據撤之當也光弼曰昭格署亦
祖宗所為之事今不可崇奉而置之則聖人之意隱然可見何必撤之
申光漢曰今日之祭外位參祭之臣不知是大祭是別祭祭祀之事如
此其紊亂而安能致 祖宗之來格乎左右以廟制不古啓之者以神
不享非禮今之變故恐由於 祖宗之靈未安而有以示警也南袞所
啓朱子取敬寧宮制度之說不須言也朱子本非原廟之制矣朱子立
朝僅四十日當時之制不可率爾明辨也若使朱子在朝而有所施為
則其於制禮作樂之際必將舍此而取彼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至於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子大聖人也豈嘗不知乎蓋諱當時之失也若使孔子行道於天下則必先正非禮之事矣南袞曰孔子為魯司寇而尚不攷之矣光弼曰廟制事聽其議論可也然不可行也不知本意而輕改先王之制可乎李清曰祭祀不可煩瀆祖宗欲以至

誠奉先故別設廟室而祭之然生死異道事之不可以一例也朔望祭

陵廟

陵謂陵寢廟謂宗廟

朝夕祭文昭此可謂孝矣而非禮也又安能盡其誠敬

哉然則災變之生豈虛乎哉先代所為之事固不可輕易改之也然

祖宗不得安享則其輕重豈不有間乎若真知此意則豈可仍舊而置

之也每遇災變上下驚懼然苟若此其煩瀆則必至於虛偽致災誠無

恠也但此事不可輕易無乃當此機會與左右商確可乎庸謹曰近來

之變多出於陵廟臣恐陵廟之中有不合之事而然也古人云神不享

非禮又云瀆于祭祀是謂不欽今之廟制大槩不古而其中尤有因私

意為之者古人云奉先思孝又云孝思惟則以此言之宗之意以

非禮而示警也鄭廌曰我國宗廟之制大異於古又有原廟朝夕之

祭此則全不合古制自古制度豈能於一時盡備哉必有一代之損益

今方復古之時雖先王古事若在所當改則改之為是徒曰古事而

因循苟且非孝也壽元曰近者之災不在乎他在犧牛意者得罪於
祖宗而然也豈但染盛不潔而獲譴於 祖宗若是其大哉如廟制之
不合祭祀之煩瀆皆不安於 祖宗之心者也竒遵曰享祀不可以非
禮之意左右皆已啓之臣豈知之然嘗有所計較矣雖曰事死如事生然
豈不有間乎事神若一如事人則必不可矣人則有血肉之軀神則與大
空無異其所以下之者非正理則違拂矣如此事不可以口舌爭也須
上之學術高明講求義理而知其意則可矣 上曰變不虛生今也大
變作於 大廟誠敬不足之言是也○夜五更坤方巽方有氣如火○
甲戌臺諫啓曰富寧府使金驥趾庸劣不堪任者也富寧乃六鎮初面
大邑也今方殘弊所當蘇復驥趾必不能任請適之新溪縣令趙演本
性貪污今無改過之實下民頗為怨苦請速罷長湍府使李希雍反正
時以注書錄功而承旨尹璋等功臣削籍時適見漏豈可以一體之人
獨不削乎請速改正憲府啓曰吉州牧使黃甫謙前為富寧府使適任
時官穀加數置簿欺其交代冒出解由吉州亦大鎮請適其任而並削
其加諫院啓尹旣汝思順事傳曰趙演以守令貪污無比然為守令已
以且數適不當不須改也金驥趾事以文臣且有武才前為守令亦

非一再以此可知其宜為守令也不可適也李希雍事果與尹璋等似同也然尹璋等所行荒唐大虧臣子之節可戒後人故削之耳然功臣重事不可輕易削去也黃甫謙朝廷皆曰可用故起陞堂上而遣之然富寧解由虛張其數則至非也然守令數適未便亦不可追論已往之失而適之餘亦不以○乙亥 御朝講大司憲李長坤正言崔山斗啓

李希雍金驥趾黃甫謙趙演沈思順尹漑等事傳曰金驥趾其適之餘不允○丙子臺諫啓前事憲府啓內贍主簿安遇比之盧璣蓋同時薦舉人也

頗有不及而其褒爵同焉此人當用諸百執事不當陞之與盧璣同也祥原郡守洪壽前任東萊時以其子作收養於本縣首戶長使之出入

衙內作弊民間祥原亦大品此人不可差遣節度使成世貞所歷多有所失慶尚右道防禦甚緊此人於無事時不能鎮靜有事則不能禦敵

請適之五衛將李坤貪污無用之人五衛將亦統屬禁軍之任請適之

都摠府經歷朴培根與柳子光婚姻家也諂事子光以發跡物論鄙之請改正副司正安堯卿在廢朝為領置事領置事乃廢朝別設官名蓋領獄囚者刻害士林之被拘幽者無所不至在今時多致屠牛人于其家屠殺牛畜殆無

虛日人稱屠牛主人請不齒士類李諶乃承健之子承健在廢朝為咸

鏡道觀察使到並川廢谷驛見壁上李宗準書字師中送唐介詩有憤
時之意承健欲悅主意將撤壁以聞高荆山時為都事固止之竟不聽
而馳啓廢主肆怒非從宗準茂豐正六父子一時就戮戊午年士林之
禍終使 宗社幾亡蓋初啓之者雖他人柳子光李克敏之類張大之者承健小
人之後豈可錄用請追奪承健官爵子孫禁錮玄健成烈趙汝猷申光
社李謀洪義亨李成損南嫡允羅世傑徐虎邊壽楊姜世準金禮孫李
洵元畬皆於昨日政拜軍職大抵軍職或有功而不可絕祿或可堪任
職而於東班無關則付之此人等既無功勞又乏賢能請並罷黜常時
臺諫侍從或有各別擢拔除拜之時矣若以本品平授外任則專無重
臺諫侍從之意柳沃以掌令除富寧府使富寧雖重鎮比之臺諫豈無
輕重乎傳曰慶尚道觀察使薦舉狀云安遇少與金宏弼學道同門頗
有所得然則豈不美乎洪壽前為東萊時雖以其子寄養於首戶長然
豈可以已往之一咎追論之乎朴垣根以子光為非而言之也豈以子
光之罪並及培根乎安堯卿屠殺牛畜可逆李承健廢朝之事未之詳
知然豈可以舊事至於追奪官爵禁錮子孫乎玄健等十五人此正沙
汰也吏曹察東班賢否黜陟之兵曹察西班賢否而黜陟之沙汰當如

是也予意似非臺諫之任也北道守令率皆年少羸猛之武人欲立其威嚴酷刑罰柳沃慣知北方之事今若在其處武夫之徒庶幾畏戢此非不尊重臺諫之意也餘不允○丁丑臺諫啓前事傳曰尹漑沈思順人物似得為經筵官然以為不合而不暑經則果難就職也餘不允○戊寅御朝講侍講官金正國曰國家有以言官補外之時隱然說柳沃以掌令為富寧府臣以為不可人君雖設言官而使言之其能直言者幾人哉自古直士抗言則人君不能無厭惡之心下有權臣專擅威福則必以為外之某任重地必某人可堪為此任也而除之臣非謂今有此事也須勿以授言責之人補外任也忌嫉諫士之漸必由此以生如此等事須一切不為也 上曰此言甚是領事鄭光弼曰富寧當用武臣也 上曰武班無可當之人故也史臣曰柳沃為掌令直言少諱時論毅之而上以特旨除富寧府使侍從等懼其踈遠正士之漸委曲啓之而光弼之所言不過於富寧之遣文臣當否惜哉掌令閔壽千獻納柳庸謹啓成世貞等事不允○傳曰柳沃其適之○傳曰宗準所題古詩欲知之其書以上政院啓曰戊午十一月前義城縣令李宗準配富寧行至端川磨谷驛書宋李師中詩于壁上云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

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茲諫
肯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咸鏡道觀察使李承健令
端川郡守囚鞠宗準遂馳啓曰李宗準與茂豐正摠同行寫詩於壁宗
準以宗直門徒坐罪付處猶不懲戒假托古詩以寓已意不可不問若
自知其罪隱諱其情刑問何如傳曰李宗準及茂豐正六父子死於戊
午年事予聞其言而未知其由也其至此極乎此詩乃古人所作雖非
古詩而宗準自詠亦爲社稷之至意極爲嘉美有何罪惡承健之無狀
不可勝道其罪則當問大臣而處之○臺諫啓李承健等事傳曰李承
健使士林橫罹禍網甚非矣然已久之事資級則似可改正禁錮子孫
不已過乎餘不允○政丞啓曰西班牙軍職人負事甚微小知之爲難間
有一二知者不可以是陞黜也今該曹詳實汰去爲當且李承健已爲
朽骨今不可追論死猶餘罪則不可以死而救之其所行至酷終貽士
林之禍宜追奪官爵然其罪不至於弑逆則子孫禁錮至大似不可爲
也傳曰可○雲水君孝誠卒命停朝市○巳卯臺諫啓曰李承健只奪
官爵臣等之意以爲如此險惡之人安保其無也必爲子孫計之而不致
肆其惡請禁錮速子孫又啓黃浦謙等事不允○庚辰臺諫啓前事不

允○辛巳 御朝講大司諫金楊震執義鄭忠樑啓李承健李希雍黃甫謙朴培根李坤等事不允○吏曹判書南袞以病辭傳曰禮曹亦典禮重任其以袞為禮曹判書○以安瑋為吏曹判書柳聃年為左叅贊崔叔生為右叅贊趙元紱為工曹判書○吏曹判書安瑋啓曰臣資質庸暗朝行間年少之士專不知之前此亦授銓曹之任而所擬除之人未免於論劾皆由於臣不知人之故也敢辭傳曰卿前日亦為是任矣其勿辭之○弘文館直提學尹殷弼典翰金正國副應教申光漢校理閔壽元副校理任權奇遵博士李希閔正字李認等上疏曰臣等聞天地鬼神之理充滿流動者與人無間故人之所為無不流通作善作惡乖順以應如影響之不爽可不懼哉為人君者當思天地鬼神之道察感應休咎之理能正身修德而致敬盡誠事之以禮則亦可以克享天心協和神意無乖戾不順之事夫天心仁愛人君尚不忍於禍敗而隨事示戒况 祖考在天之靈彼此一氣精神相貫感通之機尤切且速其示謹咎者豈不益嚴而甚畏乎 殿下即位以來應天以實奉先惟敬夙夜祗栗思所以格天享神者可謂至矣而天神不佑變怪彌繁至于近年災變之作多見於陵廟今又夏禴祀禮既具犧牛至廟門臨闕即

斃九在見闡固不悚愕此

祖宗謹告丁寧不享

殿下之祀明矣未

審 殿下有何愆咎而不順於

祖宗至是耶

殿下檢身昭德

以修於內教政施令以率於外者能出於至正而無毫絲差謬以全

其所付者乎

殿下平居追慕以奉祖

先齋莊潔淨以供祭祀者

能出於至誠而無一毫間斷以交于神明者乎是必內而為德者有

愧於道外而為政者有悖於理奉先修祀有未盡合禮固不在於一有

司之不謹一俎豆之不潔也其積咎累僇得罪於 祖宗者非一所

以警責

殿下者至是極矣

殿下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而其不

得於 祖宗如此將何以示民臣等聞孝子之事親也生而致孝無所不

至死而致祭歿身不怠雖其歲月之已遠若未易格而至誠所感無幽

不通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理昭昭無足疑矣 殿

下一年之中與

祖考交接者但有四時之享而猶未盡躬行攝行者

居多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殿下使人攝祀

祖考而邈然退處

其能致如在之誠乎雖能盡吾誠敬以祀祖考若不以禮則其為不享

均矣孔子曰神不享非禮非禮之祀謂之瀆神彼漠然渙然歸於自然

之至理者其肯拂理而享淫瀆之祀乎神意所在雖難的指當盡其在

我者而求之於彼今在我者未盡其道而所求於彼者又多非禮宜乎
神之不享也國家瀆禮弊典因襲已以似難卒更在乎 殿下學就高
明理通死生知禮之本則知所以事神矣臣等又聞易曰無所往其
來復有攸往夙吉傳之者曰無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無所為
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
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則當修復治道正紀
綱明法度追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國家在廢朝可謂
亂之極矣 殿下入承大統以濟其屯可謂難已解矣而至今十
有餘年事之當解者尚多未解弊之當祛者尚多未祛無夙往之吉
有頽靡之勢嗟乎解所當解祛所當祛正紀綱明法度追復先代
明王之治其不在此時乎當今民之翹首拭目想望治化如飢者思食渴
者思飲謳吟戴待之心曷有極已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意所在當卜諸民心而已民心若是則天意可知 祖宗在天之靈
所以望於 殿下者亦豈尋常而已哉 殿下當上體 祖宗之意下順
民心益自憤發赫然有為而今者因仍苟且不務所以興起振作為大
臣者蓄縮退避不務所以竭誠補治紀綱不立法度不明朝廷上下偷

惰姑息外若周詳而內實萎餒正如衰病之人形貌不至羸悴而元氣
日益耗損苟非投以良劑補以梁肉將無及醫多此治亂安危之所存進
由此進退由此退天地 祖宗所以示儆者意者其亦不在於茲乎
等伏覩 殿下雖銳意求治而觸理未盡明誠意未甚確知事之是而
不能勇行知事之非而不能果去政日益偷若無所統攝頃日論祀事
衆議紛然其中必有一是揆以至理豈無所當 殿下眩於取舍靡有
所定臣等竊恐小人得以窺其淺深以試其術君子無所倚恃而為善
矣伏願 殿下益勤學問講明義理兼聽而不惑守善而不移發於政
事者一出於正而無有間焉則治定化成神人以和天地以順矣伏願
殿下留意焉傳曰神明之不享是予不類之所致也今又盡陳其由予
之所當服膺者也○甲申臺諫啓前事不允○乙酉遣陳慰使許硃進
香使尹世豪如京兩不親傳○御晝講然贊官金淨曰後世道學不明
以身心內外判而為二是故人或言心若有主則身不必正也大綱正則
節目不必察也以放達為尚至於威儀禮節皆以為外事而不足檢是
豈正理哉未有箕踞偃卧而能齊其內者也若能齊其內者則其外自
然整肅豈有內外之二理乎故曰內外判別之論出於末世道學不明

之後而入倫風俗從而斁矣典經李認曰此云君子勤禮昔成子受脈
於社不敬劉子知其棄命而不返允禮雖小當謹至於事上之禮尤致
誠謹然後下人有所觀感而成化矣今日拜表又非常例而以擯停禮
行之臣恐誠敬不能至極而然也金淨曰此言是也事上之際拜表之
禮果極重大古人見禮而知國之存亡盛衰禮存則國存禮亡則國亡
此必然之理也人心之汚隆教化之明暗皆可以此而知也國家制度
政治極盛於世宗朝而最重者事神事大之禮也臣竊聞之世宗
教幸者寔如有不謹之事罪其官吏事大之禮亦無所不用其極朝聞
傳教以為以下兩未敢親傳拜表心甚未安是心至為羨矣允禮有度
數如或不謹於分寸之間古人以為如不行也今也祭祀之禮異於古
之制度者頗多若如此苟從簡便則恐不得以當神意也上曰事大
之禮至重如拜表之時非有大故則固當親傳也如今日進香陳慰之事
尤當親傳也予意已言于政院矣○御夕講侍講官柳仁淑曰民生
之困瘁風俗之薄惡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意者官吏不能奉行故上
化有所不通而然也忠清道觀察使李世應都事朴世熹皆以待從
出受方面之任故允風俗之事莫不盡心但周年之內節目才張其效

未見後來繼之者何必賢也監司若使二周年而適則風俗庶可變矣
參贊官金淨曰臣竊聞之 祖宗嘗以監司以任而燕府尹牧使矣若
不立久任之法則新舊監司雖同是賢才其設施相異而民不蒙實惠
矣近者慶尚道觀察使金安國盡心於興學校厲風化等事一道百廢庶
有俱興之理民間翹望大治而間有奸狡之徒惡其詳明於其適期將
迫計箇滿之月而相語曰金三月言未既典經李認曰此乃臣所聞之
語也本道之民與守令奸巧之輩喜其將適也謂之金三月安有如此
薄惡之風乎金淨曰近來聞閭巷市井之人亦皆與昔日異如孝行善
道無不樂為焉至於士類小子之輩欲遵小學自上若不悉此機會
而益盡聖學以明好惡之分則豈患治之不如古也李認曰民之冤抑
者何限守令之能愛民者幾人哉若或有刻毒則愚民以為可訴監司
而得伸也呈于監司則守令等同心以此人乃訴守令者也使不得傳
聞于他人必撲殺之監司定差使負憑推之則差使負終為掩覆安有
如此痛心可憐之事乎監司剛明此弊可救金淨曰大綱正而朝廷百
僚能稱其職則內外皆然矣大小郡不合并監司不以任則臣以為不
可致治也且置相之事須審思而處之 上豈不知洽於物情者與不

洽於物情者乎古云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人之血氣亦有盛衰若歲月已過而血氣已衰則雖欲奮發難以力矣若知時之不可易得又觀今時之勢實知而用之則人物豈至於不足乎若上意所的知之人當用之無疑也大抵用人不可以一槩論也若可大用之人則不可以置卑職當陞之猶恐不及若非大賢之人則不須超擢當用於所當之職久而不遷或十年或終身無易可也且別試欲得人也近日所議薦舉才行之人而親臨策取乃至羨之事也下人之顛望至矣頃已承傳而不見其商確決斷之意如此之事所當速為也而頃者南袞啓曰如此取人事自漢而後未有行之者此則不然近見大明會典中有言本朝初為賢良方正孝廉力田等科宋之富弼以直言極諫科進用可知近世之亦為此事也況此薦取事不毀科目之規若如此取之則必皆有一能可用之人至於大賢之人亦可得也上曰民之不被實惠者以不得其人也薦舉取人事必衆議不一而久不定也可速決斷○禮曹啓曰前日下教云今正朝使書狀官安仲孫聞見事件曰舉哀三日百官各宿于司無歸其家云此制甚羨亦可用於我國乎臣等以為我國之事與中原有異有衙門之官則已如宗親及軍衛之職則居宿之

所飲食之奉爲難三日之喪猶當如此矣若日久之喪則何以為之更
議施行何如○臺諫啓前事又啓曰平安道虞候李海於庚午年倭亂
全城陷沒大失臣節之人不可用也樂安郡守金應璧曾為侍從之人
也今其行實至為無狀當不齒士類史臣曰應璧後妻即柳仁汾之女
也乙亥春中闈缺位方擇妃而仁汾之女與於選幾將納而止焉於是
應璧遂聘為妻議者曰若父兄為子弟求婦循例成婚者則已矣如應璧
曾在侍從之列方仁汾女之入選已聞其姿行之異常纔許嫁便自娶之
其用心近於有將士論甚非之應璧聞有非議猶不懲悔曰雖百論之
得此嬖妍括婦過百年足矣時議尤非之金事結今為祥原郡守朔數
未滿不嘗陞職且其人物煩而不簡祥原近來至為疲弊事結決不能
蘇復請並逆之工曹判書趙元紀清德則有之而心無定力今為六卿
有妨 上知人之明傳曰皇甫謙朴培根李坤事不允李海南方所失
人誰不知然不可棄之金應璧今之所失未可知也此人從前為侍從
者也然若有所失則不可論前月之侍從而不之過也但守令赴任已
以不可適也金事結人物不知何如也然豈不得為祥原郡守乎侍從
等每以為今有貪污之風而趙元紀有清德故崇獎而擢用予非自以

為知人也○丙戌 御朝講侍讀官竒遵曰自戊午年來士氣慘悽父
兄之教子弟只勸勉以科舉之事皆以仗馬為警夫如是故方廢
朝昏亂之時無一人敢言者桀紂之為君其為惡亦已極矣尚有龍逢
比干而廢朝則無一人諫之者方其惡極之時宜不可言其惡之未極
也亦無言之者只食祿而已經此之變故 聖上雖極崇獎而人之興
起者蓋鮮今須振作士氣然後可矣若不及今時而培養之則誰有敢
言如古者乎夫一世之事皆由於人主栽培之如何耳苟能崇獎培植
之則自然公論昭明而人皆興起矣領事申用漑曰直氣固所當
養也然忠厚之氣亦須流行於其間但養直氣而已則無乃有所傷
乎故漢之時取言人過失忠厚之風須兼濟流行然後國勢益固矣竒
遵曰正直忠厚之氣何異焉忠厚之弊似乎緩正直之弊也幾於刻其
本蓋不然也古人所謂忠厚者為能整頓綱紀豈如後世無所區別淹
延歲月者哉危言正論慈仁敦厚必相資而為善也然幼學之士豈無
過直之病乎豈可必責之忠厚乎其論人君過失亦惟直斥不避人主
養之惟恐不及若以此非真直則是摧折之也 上曰今觀皇甫規之
說曰灾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奸臣權重之所致也近年以來灾變之

作連縣不絕未知果由何事而然也夫奸臣權重者必有其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權柄之歸惟所當在若歸於不當在之處則無乃不可之大者乎用漑曰近來太白經天者亦屢矣災變不絕果由何故也我國權門衆手豈有專擅者乎執柄者幸非善人則國事皆誤矣正言梁彭孫曰變不虛生豈無其由然方今之時豈有權重者乎若果有之方今太平聖代公論興行之時豈不論彈乎今者百姓不蒙實惠白屋之下窮居無狀上所不親見知豈不為可悶也古云節用而愛民今者四方貢獻之來亦不甚少苟能節用而使之蠲減則此亦愛民之一端也上曰今方民生困瘁災變不絕太平聖代之言所不當言也用漑曰金安國其在慶尚道勤於為政至夜不寐若此之人雖三年可支也氣力不足者其人雖賢恐不堪也况如慶尚道地大民衆若兼府尹則分為二道然後可也夫一年之間冗公事亦多未畢只此而適果若不可但其耒病之人則不喜巡按似為養病之所矣○正言梁彭孫啟曰臣於經筵偶發太平聖代之言居臺諫之職者雖在堯舜之世猶當以為不測之禍近在朝夕矣臣之本意雖不然然言辭之失於左右觀聽亦大不可敢避嫌傳曰太平聖代之言上下所不當言也然偶發於言端勿避嫌

○刑曹啓曰慶尚道東萊居人李春茂以許接良人將全家徙邊而其妻宋氏以孝女亦將旋門本道監司啓請特免其入居若以其妻之故而免其入居則春茂之罪宜不可釋若以春茂之罪並與其妻而徙邊則亦無以勸善將若之何請博議于大臣等傳曰此會啓下該曹者該曹當爲公事報于政府而處之可也○臺諫啓前事皆不允○以李希閔爲司諫院正言李忠健爲弘文館著作○金羅道南原府大谷里鳴巖連鳴四日聲如微擊大鍾○丁亥承旨金淨啓曰昨日吏曹判書安瑋啓云外方則薦舉人才事已下諭于監司矣京中則令成均館四學薦舉云然四學以年少之儒聚學于此陞補于館臣之意只稱成均館則四學亦在其中矣且館中所薦則必明經德行人也究其下諭之意則雖一才一藝皆可揀擇之只令成均館薦舉其人則其路似不寬大令吏曹禮曹成均館薦之何如傳曰可其傳旨曰治道所急莫先於人才求之方不可不盡外方則已下諭各道監司巖穴草澤之士一才一藝以上皆令搜訪馳啓矣京都人物之會學校賢士之關而尚未搜揚一才一藝以上可備採用者詳知詢察無遺搜舉以副予求賢如渴之意○臺諫啓前事皆不允○戊子臺諫啓前事又啓刑曹參

金末文不合刑官司議朴守綱不合訟官兵曹正郎朴桂不合政曹戶曹佐
郎安處明工曹佐郎沈光門不合六曹司贍正李世弘不合長官內贍僉正
朴基邪諂並請適禮賓副正崔世珍奸細無狀司道僉正安熟軍器判官
羅緝軍資判官李壽長貪殘請並罷黜義禁府都事芮蘭宗李种鄭壽
綱權順衡不合詔獄郎官繕工監僉正金友謹安佞不合朝官 宗廟署令
洪慶昌雖文臣本貪鄙無恥之人司道主簿李球泛濫妄悖請並改正
此人等騰播於物論久矣臺諫不得已駁擊須快斷無留傳曰金末文
朴桂李世弘皆正科出身者豈不合於所任乎處明光門守綱等雖門
蔭出身亦豈不合乎崔世珍人物未詳識也事大之事至大不可罷其
職也朴基安熟羅緝李壽長金友謹洪慶昌李球等豈不得為百執乎
經歷權順衡等五人事大抵義禁府公事堂上揔理焉如此人猶可堪
任餘並不允史臣曰舉清勵濁雖足以沮惡勸善矜愚忘過共成美化
亦君子之所當為心而致理之本也近日以來持言論者嫉當今之宿
弊思欲一朝祛之而徒恃公義激昂立論彈射彌甚故居官者雖勤其
職貪風稍戢而然其被論之人不以聞過遷善為意而反相毀訾怨憤
頗深雖不見斥者亦不自安則為大臣者其可容身保位莫或是非而

坐視得失哉上補君德下鎮人心以清治化真急務也○大司諫金楊
震等上疏其略曰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天降
灾祥在德今我 殿下聖德純茂即位以來恭儉身先率勵民衆紛華
盛麗玩好珍異一無所喜所勤者經筵所事者道學所親者儒雅其澄
心疑慮究明治道靡不篤志然而治無顯效天變物異歲增月積年比
凶歉生民感困是則天之懼 殿下明矣其在丙子有原廟之變在丁
丑有 太廟當享而宰豕逸在前月陵寢有獸異今當夏禴犧牛及廟
闕旋斃是何變異之作多哉於陵廟若是哉是則 祖宗怒 殿下不
享其祀甚矣夫天懼之 祖宗怒之猶能長久保有祿位者 殿下其
亦有所聞乎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以近日之事觀之宰相
則以為大祭改日不可待從則以為既遇大變宜卜改日議論各異
殿下或與此或與彼莫有所適從事急勢迫然後率爾敢行大祭以
此而言 殿下之前此未有素定蓋可見矣程子又曰義理不先定
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伏惟 殿下審察焉
古者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故政乃又黎民敏德今 殿下果知
其所以為克艱乎今之大臣亦能知夫所以克艱乎嗚呼雖 殿下獨

能克知其艱而臣或不然安於尸素喜於苟簡畫於小康謾於紀綱因循
度日莫以爲意則 殿下獨且乃何哉大臣亦不可謂不以道矣然而尚
示有格輔之益又不能振肅朝綱委靡頹蕩暗於通變跡嫌情疑低迴
瞻顧而臨事縮起政事廢緩而不知憂紀綱日毀而莫之救子而弑父
妻而殺夫兄弟相殘戮敗彝倫而恬不為恠其為不敬不亦甚乎夫紀
綱頹風俗偷生民感而欲免天譴欲享 祖宗難矣哉嗚呼 殿下志
未克一大臣亦不協力臣等誠未知畢竟亦且何如也伏願 殿下畏
天威以實不負天仁愛之心敬 祖宗以禮不悖 祖宗默佑之愛益
加勤戒動心勇往窮其理而長其智定其志而固其守自知極於明信
道極於篤弘舍廣納以畜人善發憤行果以宣其德旁招俊又布列庶
位而加而志遠大廣規模知變通務誠實則灾轉為祥俗變爲厚而德
化通焉紀綱自爾立生民自爾安矣傳曰疏言正中時病予當省察○
己丑奏請使李繼孟李思鈞還自京師 上幸慕華館迎勅○中宮御康
寧殿受誥命冠服仍受內外命婦賀誥命皇帝制曰我 祖宗奉若天
道仁覆萬方封爵之恩無遠弗暨然推封內子之典則惟於禮義之國
有特施焉成憲具存不可忘也爾尹氏乃朝鮮國陪臣尹之任之女克

循內則繼配賢王中饋攸宜有禪治化茲特從王之請封爲朝鮮國王
繼妃錫之誥命於戲以順爲政夙聞衿悅之辭儆戒相成亦賴蘋蘩之
助尚存敬慎共迓嘉祥其冠服物件則珠冠一頂大紅紵絲夾大衣一
件青紵絲絲繡圈金翟雞夾褶子一件青線羅線繡圈金翟雞霞帔一
件綠細花紵絲綴絲繡翟雞團衫一件紅暗花紵絲夾襖兒一件青暗
花紵絲夾裙一件牙笏一部金墜頭一箇雜色紵絲四匹雜色羅四匹
西洋布十匹等也○左贊成李繼孟啓曰臣今授分外之職敢辭傳曰
勿辭○弘文館副提學趙光祖直提學尹殷弼典翰金正國應教柳仁
淑副應教申昇漢校理閔壽元副校理任權奇遵博士權雲正字李認
等啓曰赦者出於末世之事也三代之君雖於即位之後亦不肆赦而
秦二世始有之自是厥後雖小有慶事必肆赦以喜悅小人之心今聞
有肆赦之事臣等深以爲不可前月於經筵上教曰赦者小人之幸
君子之不幸人君之所不當喜用者臣等聞而未嘗忘于心今之所為
有乖於前日之教臣等不勝失望作罪者受刑乃其常理也國家有慶
何與於其人哉大抵國家有因循苟且之習將有慶事則小人等皆以
爲將有大赦而無懲惡之心近日亦有將赦之議故小人必有故犯罪

惡者先儒之論曰赦者賊良民之甚者不當以國之有慶為小人喜悅之事也蓋初冊封中官則既有疏放豈可復為苟且之事乎人主操好惡賞罰之權於下人之作善作惡揆之以理而應之則善者勸惡者懲何必用赦乎百官加亦均是當不為之事也○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溉啟曰今聞傳教將停辛丑年例頒赦云夫受帝命得允所請果為重大之事然中闈之定重在初冊封今不必復用赦也人君當重慎用赦常存于心可也人君之用官爵雖一資一級要當慎重百官加亦不須為也傳曰古人云赦不數下人君不計大事而妄用則非也於所當為之事不為則亦不可也前年亦止疏放而已今不可不為也百官加亦無妨也○大司憲李長坤大司諫金楊震執義鄭忠樑掌令柳沃閑壽千獻納柳用謹持平李清鄭應正言崔山斗等啟曰赦者人主之不可用者也無赦之國政必平平則人不犯罪今受帝命事甚重大故欲頒赦也然前年封冊時徒罪以下悉放之赦者本不可豈可二度為之官爵不可猥濫百官加亦不當為也傳曰赦不可數下數下則非也然若不赦於應赦之事則亦不可也大臣及臺諫弘文館再啟皆不見○收院僉啟曰赦與百官加事大臣再三啟之臺諫侍從又言之是朝廷

皆言之也無乃兄之可乎傳曰 祖宗朝事及予意政院已知之矣○
上御勤政殿受百官賀遂頒赦教曰國以家爲本內和旣形於中闡天
申命用休膺恩覃被於遐服惟茲榮寵實關宗祊予以眇末叨嗣丕基
夙夜憂惶固知攸濟方倚陰化之助遽值中壺之闕內外之政非予獨
理爰求淑德冊立爲妃誕告境內以正厥始謹具茲由請命于朝今者
使臣之還旣兄所請錫之誥命冠服重以賜賚之便蕃加之勅諭之丁
寧念此非常之息實是莫大之慶茲豈予一人之獨享當與爾衆庶而
同歡今四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子孫謀殺歐罵祖
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昧謀殺殺人但犯死罪及
強竊盜奸賊關係綱常永屬定屬安置外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
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罪罪之在官者各加一資
資窮者代加於戲推恩霽澤用滌舊染之污宜室刑妻期臻新化之美
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庚寅晉川君姜渾啓曰前者臣之母年未七十之
時以獨子無兄弟可以待養之意呈辭而未得蒙允其後不敢煩瀆更
啓今則臣之母年已七十二歲衰病日深左右無可侍養者請歸養專
曰獨子而親年已過七十歸養之心果切矣予意可從仕而間或往覲故

不允○臺諫啓前事又啓申叔檜崇飲廢職李孟友狂悖無狀成希雍
非徒貪污無恥不孝不友之人也其兄希顏生時其母許希顏以一口
奴希雍即發怒不孝於其母希顏至痛哭以希顏之兄而得一口奴於
其母不爲橫得而希雍之所爲如是其鄙吝無狀可見而前爲開城經
歷時多受市人貨物請不齒士類李保元庸陋無狀李允亨薄行不合
師儒李壽庸劣不合長官請皆適之諫院又啓曰咸鏡北道節度使權
勝殘忍凶暴多殺傷人既失人心爲士卒所不信服穩城府使金良弼
亦殘暴所歷殘傷至爲人所不忍爲之事而穩城今方殘弊前除府使
朴世英以殘忍不能蘇復適之良弼則尤甚於世英大抵六鎮重地當
擇賢能豈可使如此之人任之乎請并速適傳曰成希雍以一口奴不
孝不友則宜不齒士類然其家中之事他人豈能灼知乎申叔檜雖好
飲而豈至廢事乎權勝金良弼弼事則武人大抵多殘忍而少慈祥此二
人武臣中最可用者故授以邊鎮之任豈可適乎餘並不允○領議政
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溉啓曰近者災變日甚宗廟之事上之所知
尤爲驚愕皆臣等所爲不能當理之致然也以此日夜以在位爲未安
而又以煩瀆來啓爲難且不行告祭而行大祭之事物論以爲非是臣

等至今思之未知何如而為當也臣等意以為 祖宗之法遵守奉行則必無過舉之事而物論以不能變通振作為未快以此臣等每每辭職而未得蒙允須擇賢良置之宰輔請適臣等之職傳曰侍從之臣論事者亦非好為生事大臣之以為可否亦為國事大凡朝廷以和為貴不可以相異為也卿等其勿辭○辛卯 受常參聽朝啓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 上曰近者所論人物甚多大抵進退人物亦重大臣銓曹亦可同議領事鄭光弼曰人物賢否臣等固未之知如趙元紀清廉慎重其心淳直如三代之人但不合裁絀工曹似不可適矣掌令鄭士龍曰臣問南原大邑軍額甚多而絕戶至八十餘戶保人亦多不充而以虛張之數推於一族切隣以此流離失所者多矣而村居棄為丘墟者有之小民之冤莫此為甚又聞如泰仁等邑亦多類此九重之內安能知如此之事乎須與朝廷大臣講求之以減其額以除其冤何如軍人固是國家之元氣也平日虛張其數倉卒必不能用之矣 上曰當與大臣議之○賜奏請使李繼孟副使李思鈞檢察官文瓘通事李和宗頓伯衡等奴婢田地有差○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傳曰朴培根申叔檜朴守綱可適矣餘皆不允○下傳旨曰國之大事莫過享祀神人

感應元無二理有其誠則君蒿悽愴昭格無間無其誠則漠然空虛了不相闕精誠之至嚴敬如存忽慢之極染盛不供故報本追遠民德所以歸厚謂祭無益天心所以厭絕應響不爽可不慎歟予小子叨主百神夙夜祗慄常恐荒墜以獲恫怨而積誠未孚德意涼薄雖留心祀典而式禮或愆雖申飾悼至而反成文具其於齋沐涓吉之儀薦裸祝告之禮染盛犧醴之品簠簋樂懸之具黻冕衣佩之飾升降拜跪之節率不寅肅精潔合於禮制而多有因循狃習鹵莽褻瀆者以此神祇不享譴告屢降孽沴繁興豐穰莫應此雖有司慢於供職而不加虔恪然而究厥所原實由于不能篤乎誠敬懋率以躬之所致撫魯兢惶軫割于衷惟爾禮官自今尚體予至懷九闋祀與事務盡整肅明潔之實以祛因循褻瀆之習倍加虔恪獻官執事等多以不曉事人侑雜差遣享祀簡慢亦由於此公後亦須擇差事其言于禮曹吏曹壬辰御朝講持平鄭膺曰漢唐以後國勢孤危悉由外戚之權盛也蓋因緣攀附與官寺同機共計擬為一家結締堅固以相濟奸禍亂之出豈不易哉若梁冀之與通官寺售奸恣慝逮夫權勢隆赫在一時雖如胡廣之號為中庸者怵於威勢非徒不能抗議而又崇之且如楊雄者亦盜名於儒

者而當王莽之時頓無一言救正之至作書美之以成篡奪是故士之
操守非正則鮮無趨入於權勢者若今宮闈之中凡如問安之事外人
因之易為交通今有失志之人必日夜窺覷托附內族欲蠱惑聖心以
乘其隙者若一朝小售其術禍且大矣至如英明之主志氣方強本源
已固此輩固不易感也若幼弱之主則即試奸術以期必陷之人主當
遠立貽謀毋使後嗣或陷於其術可也 上曰外戚宦官為歷代通患
然外戚則或有乘亂之時知其制之之道則可以防之宦者則雖平時
亦有交通以成其亂者向者反正之初成胤以張氣勢如閔蕃者趨附
之此亦可見今時亦不可謂必無此事也鄭應曰小人不知己分從事
目前之利登進奸回陷害善類百計中傷而君子橫罹禍患引身而退
自古小人用事則君子被慘酷之禍君子進用則小人只令斥去而已
者君子待之緩而小人嫉之已甚故也近日失職之人怨苦怏怏積憤
之毒著潰於他日則君子不惟不見用於朝廷禍患有不可勝言者今
之為大臣者明其好惡公平以鎮之則公論自爾而行禍敗終不生矣
自 上尤當軫念之正言李希閔曰今者經筵之上每曰如宦者宜不
借辭色待以僕隸而在 上亦接據古事而已今聞接待王子時命宦

者與王子並肩投壺賞賜亦同凡初待宦者之時始雖不寵昵之或一時技戲之稍善者人主或許之則漸至於欺蔽聰明自古宦寺將技術以中人主之所喜終為蠱惑者衆夫宦者於君前不使儆飭而與王子比立此輩必有此有窺覷之心矣願 殿下須勿復狎昵此輩以杜窺伺之心也領事申用旣曰臣未聞此事矣人主豈以技戲而假借此輩乎自古宦官之賢者不多雖賢自有所任不可假以非禮也 上曰所言甚當予初不思而為之引接王子不可虛待也故以謂投壺乃禮器也使王子投之然不可獨投故命宦者與之投也鄭廌曰臣亦未及聞之臣僚若聞之必皆解體矣 殿下篤志學問常要無愆而反不知此事之為非也外人若知之將缺其望矣宦者日夜伺候其隙一與之接則後雖不復小借而其所窺望之心竟未永絕必謂 殿下有所嗜好也既失之事已矣願 殿下必改而勿復如此也侍講官金正國曰以宦官為對客者猶可也至於與王子作耦投壺王子乃至尊之遺體名分不可紊亂昔唐玄宗設五王帳同寢其華萼相友之狀史官得以盡書今 上之待宗親史官亦可入侍也參贊官文瑾曰宦者投壺外人猶知之政院不知若關於朝政之事而如此則所害必多明主舉事史

官侍從不知之豈美事哉 上曰其時匆率之中未及料之矣如此糾
正則後必不復為也○全羅道觀察使李彥浩拜辭 上引見仍傳曰
本道人心不古俗漸偷薄學校廢弛為教授訓導者惰棄職業以至廟
舍頽毀言者有之卿其勉力○御夕講○臺諫啓皇甫謙等事傳曰安
處明沈光門安塾羅緝鄭守綱李种芮蘭宗崔孟浩李允亨等如啓餘
不允○癸巳 御朝講講大學衍義至梁冀殺士大夫之事 上曰東
漢之初光武明章培養一代之節義故其後雖權臣作勢擅自殺人而
危言勁論不絕於士大夫之間以扶植國家之紀綱人君其可不培養
節義乎特進官孫澍曰此真王者之格言也然知之非難而行之為難
願加察焉○臺諫啓皇甫謙等事諫院又啓金良弼今為穩城府使穩
城殘邑也良弼稟性殘酷必不能蘇復請適之 上曰權勝可逆餘不
允○御夕講 上曰天生人君所以為民也人主不能獨治故設官分
職亦所以為民也人主固當勉勵人臣亦當勉勵也楚國無以為寶唯
善以為寶金玉多積亦何用哉一善人為國足以致治善人若布列則
不亦樂乎求賢為大近來求賢不以誠故賢者亦不至矣密贊官李成
童曰善人果是國家之元氣也人主須明好惡善則用之篤不善則去

之遠然必須學問高明然後可以分別善惡矣 上曰果然君子小人如薰蕕不同器然知之甚難若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則豈不可謂之高明之主乎侍讀官竒遵曰近者 上方留意學術在下之人亦有興起者往者金安國爲慶尚道觀察使以小學一書興起一道之人使之正其趨向道內之人或云科業之外別有可樂之地何必尋章摘句爲利祿之資也大抵一時好尚上之所向下必響應安國適來時有一私奴粗識文字心存小學之道乃爲書上於安國光明義理出於天性非庸常之人所知矣其意以爲天地之間父子君臣之道正然後天理正而人道立矣廢朝之時人紀廢弛及至今日 聖上有志於建立人極而使相亦朝廷之大臣須勉力而體聖 上之意可也臣初見其書不覺出涕在僕隸之人興起之易猶能如此况士君子乎大抵政治之行必有機會近者 上之所為亦有牽制此固士君子可疑之處也 上曰風化始於學校安國以學校爲重故致此耳竒遵曰大抵近者 上以學術爲務而施之於政事之間然臣未知其用功之誠不誠也以近間御經筵事觀之亦恐其未誠也往者停經筵亦數今又日長而不御三時且不夜對學問之功須當連續不絕無少間斷可也時或不時召

對孜孜講論以養德性不亦美乎歲月已過春秋多筭當惜寸陰此臣之所惜而敢論不已者也○傳曰弓角書冊藥材則不得已買於上國其他則自有七產不必買也以國有貿易故通事輩憑藉恣橫欲杜其源以絕弊端其問于該曹及政府我國服用儀章多有唐物之處其將何物以代之其議啟且李希雍靖國功臣削籍當否并議之領議政鄭光弼晉川君姜渾判中樞府事金詮左叅贊柳聯年右叅贊崔叔生戶曹判書高荆山叅判李自堅叅議金碗等議云國用儀章如涼繖輦飾不可染鄉紬而為之且御服袞龍袍與雜用綃段宜用鄉織而以我國之絲不能織造則不得已買絲於中朝且如飾珠簾絲粧冊絲則可以鄉絲代用矣席緝匹段亦代用縣紬然鄉絲必分定於民然後可用則是亦有弊也豈為通事作弊之端而廢其御服哉代用絲則已矣織造絲則勢不得不買於中朝也但我國表裏賞賜今則皆用土宜不當濫為貿易於中朝也要在斟酌國儲段匹而令該曹裁減貿易可也傳曰可光弼議人臣有微勞策名勲列者非關杜稷大罪則豈宜容易更改乎功臣削籍之議出於當代追改之論無世無之恐非示信於下也李希雍事雖與尹璋同科今復追改豈無虧損乎張順孫南袞安瑋

高荆山柳聃年崔淑生議同申用漑議當廢主遜位之日希雍等先自棄出事臣雖在謫中未知其詳然廢主大失君道宗社無所倚賴天命人心既歸聖主希雍等之出勢不得已爾但尹璋等方直禁院值君上違遷無依圖為自全之計接武逃出之罪既追削勲籍希雍之事若與璋等同科勲籍削否亦當同科矣李惟清孫澍議同史臣曰此議識者快焉上從光弼議光弼又啓曰臣以一事再三論執似乎煩瀆薦舉取人臣晝夜料度未安於心雖大賢之人科場得失未可必也一時居館生負不賢者則己矣誦詩書欲用於國者為吾君耳不與薦舉者豈安於心乎人君撫世使賢者咸得以登用可也上之欲為者臣非欲強止之也志則美矣假令於群意所欲為者不中則豈將再立科目而取之乎大非人君取人之道今日來會處問其便否何如傳曰薦舉取人豈為大不可乎居館之儒報國之心非曰無也今年薦人而試之則他日亦當如是其儒生之未安未可想也非予固執而強為之也偶一為之未有害也所啓之意問于大臣無妨姜渾張順孫金詮南袞高荆山李惟清孫澍議以薦舉取人聞其名則美究其實則似有未便允人才行兼備者蓋寡或行高而才劣或才高而行不足初既以才

行薦舉而後以文藝取也則其間必多失實行高者未必皆中恐有乖於先德行後文藝之本意也宋朝程明道朱文公諸賢孔孟以後傳道統者也皆由科目以出其得人豈讓於漢時孝廉賢良哉自隋以後歷代不廢科目有由然乎況今薦舉之人皆已隨行錄用其中若有才行兼備者自當就有司之試登名於科目不必別立一科以變舊章安瑯議式年科舉自有規矩當一遵成憲如別試則自祖宗朝無定規古有賢良方正孝廉之科今以才行兼備者薦舉得實則倣古取人是亦盛事崔叔生議薦舉試取會於經筵入侍臣已言其可行傳曰允可為之事既奉承傳而今又止之則政令無乃不一乎為之不妨則斯速行之○甲午政院啓曰今正朝使新賀來大明會典內我國世系舛謬亦有我祖宗所不為之事臣等見之甚為驚駭此冊非民間私撰始面有皇帝御製序乃朝廷共議所撰者也今日乃齋戒之日也啓之亦難然事甚非輕故不得已啓之廣議處置何如大明會典以我太祖立云傳曰予曾見此冊矣卷帙甚繁未及見此事今見之至為驚愕其召大臣議之上問領議政鄭光弼曰大明會典內有大驚愕事將何以處之光弼曰元創業之主多有慚德我太祖無可疑之事以此傷

善之言分明載錄安有如此慮不到之事乎臣昔聞之於言語間大明
祖訓條章內亦以 太祖為李仁任之後其時 太祖大致辨明於上
國臣其時迷不記憶此說若然憑此可辨辨明於上國使之變其書亦
不易然如此則可使中原知其果是非實也今日臣合坐於政府共云 太
祖時聞有辨正之事也今臣獨來願與禮官共議如此之事 太祖豈
忍為之又聞 太祖之受位也 太祖曰予若強健則當匹馬走避臣
常謂盛德之言也 先祖微時自全州徙居咸鏡道與夷獠雜處率化頑俗
若酋長然以此當時不指為世族上國未知顯姓又仁任之姓適同於
國姓故然也 祖宗蒙不義之名而今猶未雪臣實痛焉李紆曰此大
明會典非一二人所撰之冊乃朝廷共議所撰者也見其序年月乙巳
間所作也又有 皇帝之序實重籍也如大明一統志載我國叙其世
系自遠祖至 太祖甚為分明且書曰王瑤昏弱衆推門下侍中某立
為王其後又賜誥命然誥命之賜在 太宗朝其時唯稱權知國事也
此則未知其何以然也夫 祖宗雖若有慚德不合於實則亦所憾也
况如此無妄之事乎此說必已頒布於天下非徒頒布於天下亦必流
聞於後世也大節之事如此傳之不亦痛乎光弼曰辨此之策不可要

其遷改也今若辨之雖或不能改必有文書傳於後世庶有知者 太祖開國之時我國耆老軍民奏請於上國其文有曰奸臣李仁任云云若此文書在於上國則可憑此以辨其非其後也且李仁任之舉兵攻遼其罪甚大而 太祖之回軍則順於臣子之義 太祖與仁任行事亦殊此亦可明李耜曰恭讓請命時 皇帝曰王氏世立而近世非王氏者立非三韓世守之良法也上國亦知辛氏之非王氏也所謂弒王氏者因此可明也先弼與禮曹判書南袞等議啓曰今考承文院文書太祖朝果有辨明非李仁任之後之事再請於上國而得請也其時上國已許其改祖訓條章內所書今亦不可不速辨然今謝恩使之行必未及也如此大事不可容易為之廣攷文書徐辨之何如傳曰 祖宗豈為如此事宜亟請改○丙申 受常參聽朝啓○御朝講侍讀官閔壽元曰臣聞防納人重罪之事深中當今切民之弊而特減其罪人君之用法固不當如是也人稱此輩之族類有出入於宮禁者必有私謂行於其間也不然何以虐民之甚者不置重典乎外間之傳言雖不可謂之必然昔宋拓宗朝范仲淹為翰林閣官中抄乳母上疏以為帝年少非近女色之時太后曰虛傳之語實非有也范祖禹以為事雖虛

傳仲淹之言果善言也今外間之言果雖虛妄臣之所以取言者願防
微絕漸於未然之前也大司憲李長坤獻納柳庸謹啓趙元紀等事

上曰李海其適之餘不允同知事南袞曰臣聞平安道兩麥已枯時未
付種凶荒之漸已可知矣請命祈雨於其道名山大川 上曰祈雨非

可以荅天之譴大抵人心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御夕講○臺諫啓前
事不允○全羅道長水南原錦山雨雹○丁酉 御朝講參贊官趙光

祖曰近者推刷都監以弘文館無廝隸可給者將還賤奴分定于館乃
金陵副守之孽子也皆曰此奴之不

上璿源錄甚賤昧今當使役則或
為館官之馬卒或定於厨供之役或使負直宿寢具以金玉之枝葉而
乃從賤役甚所未安前者瑜之嫡兄弟屢已上言辨之其父亦嘗上言

矣若非親子則父必不辨也兄弟亦必不辨也且此奴曉知文字其初
生長之時養以宗親之例今乃拘於法而雖從賤役其情則可憐也

上曰大典內醫女家畜前所生子勿許為良故瑜亦從賤也○傳曰金
陵副守孽子瑜免賤當否問于大臣○御夕講參贊官趙光祖曰人主

之一心光明然後可以知人之邪正小人亦有如君子者但不可每疑
其臣之無奈小人也若見其所言所行則自知其賢否也但在上無格

致之功則或以君子為小人或以小人為君子也且小人之攻君子亦指曰小人或謂言行各異或謂釣名如黨錮之士人君不可不察君子懼小人之得志或於經筵之間雖反覆言之在上若不誠心好善則必不聽用君子之言而惑於小人反以為疑也夫君子與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小人者必焚夷君子終亦不保其身小人亦云愚哉古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小人之謀陷君子亦豈無所執之辭乎我國自廢朝士習已不正矣今雖稍有可言而囂囂之言甚多至為可懼今宜在上辨明其類若真奸邪者則當曰奸邪在上度之而曰是曰非可也是是非非自 上而出則自然士習之漸趨於正也自古為善之事鮮能有成如宋時小人指韓琦范仲淹以為欲專權自恣也二人所為規模濶大不合於流俗故一時皆為更張無漸謗論紛然如王安石者學術不精未知帝王之大略反欲致富國強兵之霸術學者但以富強為計是豈儒者哉且近日之幾微 上亦知之或有上疏以窺之者前者李誠彥上疏將謀陷士林曾見廢朝喪亂之禍已為寒心而又見近日之幾微恐或如廢朝之慘酷至有欲遠退藏者故臣每欲 上常御經筵以篤學問也小人欲人君心術不明也君子則欲人君心術光明也若君子而或有過

則上當曰汝有過也唯公其好惡而已夫人心之公者自古蓋寡故類皆不能平心察人或有為善者心忌而憚之臣之有此言非曰今時有如是之人也古今固異須審其幾明以察之若幸一至於差違則一毫而終為千里之謬也 聖上勤於學問朝夕每御經筵康寧萬歲此微臣之願也願 聖上毋小弛忽也叅贊官金淨曰 上欲分善惡則以言觀之亦可也君子小人之消長專係於 上上若心地開通小人陷君子之言自不入也宋時沈繼祖乃曰乞斬朱熹以謝天下君若明察則可辨之也夫君子其學古清修飲食衣服之際亦甚苦矣宜異於人而小人指以為妖邪而攻之此可易辨也蘇軾亦云乞斬程頤之奸軾亦一時有名之士而至於此也必須人君好惡是非公明正大然後無惑於邪說也且予先正士習而若至於危亂之時誰肯有立節者乎在平時自附於百僚之間自謂委質為臣也而一朝臨亂則畏禍而先遁者皆是也一時正人君子欲有所為則指曰此亦疑安石之類也安石有文章節行而但不公其好惡之心故至此也方今有攻君子者亦用此術以安石欲疑惑君心 上宜加察焉先祖曰小人之不甚者亦不必深治之也臣之所言者非必曰今時然也君心之操舍無

常故先戒之也如經筵進講時每反覆陳其當審用人流澤後世之意

願主上深念焉臣見歷代及廢朝之事曷勝傷心君子亦知其敗也

朱溪君在成宗朝朱溪君名深源毅然有落落之節成宗朝臺

諫不能對成宗命入疏勿面對深源即置深源乃抗疏一陳其狀且請面

對成宗命入疏勿面對深源即置深源乃抗疏一陳其狀且請面

深源曰小人將勝君子將敗國家存亡之機决於今日故臣欲面陳士

言甚憤激成宗乃悟罷成廟待群下猶不嚴明故以為禍出朝夕金

駟孫有節行廢朝時被殺亦知有禍然猶不能亟退者眷眷之心以廢主初頗剛

明承成廟寬弘之際自以為可輔廢主以成其志不知在成廟時

宰相已出入其間萌兆已成而猶欲依廢主為治而終不得展抱所蘊

而相尋於金駟孫如此之禍姜渾親炙於其徒亦必知之也姜渾曰果如

光祖所言金駟孫在時知其不能免也光祖曰如金宏弼雖不顯仕於

一時然今之士子聞其風而欲為善者亦多此皆宏弼之力也其士習

之元氣賴而猶存如此宏弼雖未登揚於朝廷之上而尚流其餘風况

若設施於一時則其效豈偶然哉為善之士飭勵不弛恐人之非已也

而不敢為不善也其間有不公之心者忌善人之不與己也積憤怨之

心一朝若發其憤怨則士林之禍必極矣為善之士亦非不知有禍但恃

聖明在上而已然勢甚孤弱恐主上一回所向則將必有廢朝慘酷之禍也所謂朋黨云者大為可懼且如李承健之事士林痛焉承健在成宗朝蒙國厚恩至陞二品之位而不為小補於一時徒做士林之禍承健為翰林時嫉金宗直金駟孫之徒之所為書于國史曰南方之人師譽弟子弟子譽師互相推許自作一黨云金宗直初受業於吉再再師鄭夢周之門人也宗直傳業淵源固有自矣在今稍知為善者受業於其門者也其時善人以類相從自然道同互為推薦固也而承健書曰互相吹噓自作一黨所謂黨者營身謀利相與為徒則曰黨可也如金宗直之徒公心協力相與為善而承健所書如此痛矣李克墩常曰將吾直筆來其後如金駟孫之徒賢士大夫比肩就戮其禍慘矣故廢朝之末幾如晉風幸聖上知所以振作之道故士亦自奮然其所為之事必不合於時類則人皆持此生嫌也今之宰相目見廢朝之禍受刑杖者多焉今雖欲為善者其氣象如初春之生草若受微霜旋即枯矣臣入侍上前豈為虛妄之言乎願主上料度時事大定其好惡而知遲速之宜可速則速可遲則遲矣夫然則社稷萬世之業自此而始矣且今頒赦而加百官資在古則無之而祖宗朝有之大臣侍

從言其非者欲動導百昔也朝廷方論執也而自 上促製赦文出赦
非甚可驚之事而臺諫侍從論之再三者蓋罪者宥之宥者宥之不可
赦其有罪之人以弛其政令也方論之而一面促赦文是 殿下以他
事為主而不虛已以聽也不有大臣侍從之言而邈然不顧臣等疑
殿下以臣下之言為可慢也 上曰赦果為不宜之事我朝自 祖宗
朝國有慶則必赦其時日晚促製赦文非以朝廷之論為慢而然也史
臣曰宏弼近世大儒也平生處身學問一以程朱為法潛心聖學所得
甚高一動一靜無或悖違周旋中規折旋中非初學於金宗直宗直亦
一時名儒其學頗拘於文章宏弼心嫌焉即棄而乃專意於聖學廢朝
時任士洪以為矯行而殺之史臣曰克墩為春秋館知事修實錄時見
金駟孫所書即言于柳子光子光以其事構成罪端上于廢主廢主即
囚金駟孫比引賢士大夫羅織大罪誅殺甚多實克墩致之也○臺諫
啓李希雍等事不允○鄭光弼申用漑議瑜免賤事曰大典云家畜前
所生勿許為良不可開端毀此法但別命免賤何如傳曰以瑜免賤賜
姓從良○戊戌 受常祭 聽朝啓○御朝講大司諫金揚震持平李
清啓李希雍等事不允○命遣注書尹衢諭于左議政申用漑曰卿以

病辭之今許調理其安心保疾用漑曰上恩至重然臣暗劣加以
病不宜居職也○御書講侍講官尹殷弼曰小學關於名教漢明帝時
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近日學小學者少皆廢講習全安國
為慶尚監司時使之家家戶戶皆讀小學故其道之人皆樂於學此書
也如武班之人雖試弓馬不習講學所為鹵莽類皆羸率若遣邊方則
徒殺傷人耳了無慈祥愷悌者武班之稍有可者已擇而定訓下矣當
使教以小學或講於科舉則庶有可觀也上曰此書皆謂小兒之所
讀非長者所讀讀者則恐人指笑之○臺諫啓李希雍等事不允○及
第沈義上疏論天災時弊又進十箴操存箴曰危兢心之放也勢利誘
之物欲汨之惟其操存而勿失故神明之能持用人箴曰熏猶珠品賢
愚異區妍蚩任彼取舍在吾周用以治漢錮以亡願續賡批以起明良
聲色箴曰淫聲美色踈之猶或親况親而未溺者其幾人噫異端箴曰
稂莠爲五穀之害異端爲吾道之賊拔其害然後穀歸於茂攻其賊庶
幾道出於一史臣曰不以人廢其言取善當如是也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

○

○

○

○

○

○

○

○

○

○

○

○

○

(B)
732.55
4724
[v.11]
no.16
0194218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16